

澤州志目錄

卷之二

地理志

沿革

分野

古蹟

風俗

卷之二

疆域

山川

土產

祥異

建置志

城池

官署

學校

祠祀

倉庫

驛鋪

墩堡

關梁

寺觀

坊鄉

集鎮

陂堰

卷之三

賦役志

里甲

戶口

田畝

稅糧

鹽引

驛站

卷之四

名宦志

統轄裕州官蹟

本州官蹟

職官志

官師

卷之五

人物志

古藩

鄉賢

忠烈

孝義

貞節

科第

貢監

耆碩

隱士 附耆碩內

流寓

仙釋

卷之六

藝文志

記誌

賦頌

詩詞

州志卷之六

藝文

裕古楚地也說者謂十五國皆有風而楚獨無風以其爲工化之所不及故太史攢焉而莫之採予竊謂裕不然裕北去汝墳化行之地越三舍耳而漢廣江永且遠暨裕南數百里外則裕固關雎鵲巢之所漸而被也風寧無足觀焉顧自疊罹寇氛之後殘碑斷碣散佚幾盡僅于榛

莽之中揆羅一二拂拭而輯載之附以近作庶  
見韓陵片石可資纂述李杜文章光燄不墜云  
爾

大乘山重興序

范致明

宋管勾  
學事

方城東三十里有山曰大乘有僧園曰普嚴院乃唐  
古本禪師道場也左黃城右桐柏泉石幽深林巒秀  
峙妙高峰上是建寶坊逝多林中可敷法座至於隨  
緣見性對境悟真則空谷應聲虛室生白以自本覺

見自本心可以得智慧三昧一鳥不鳴萬籟俱寂  
諸念慮淨慧發生可以得解脫法門所以達人先德  
來此立緣後學初機于茲成道也本禪師南嶽讓之  
曾孫百丈海之嫡子傳佛心印得大摠持四衆雲集  
而示以不言二乘鼎峙而機鋒壁立當時之尊宿一  
代之祖師也元和以後二百餘年傳記無聞廢興莫  
考中間有見含珠哲禪師者惟著大乘山和尚之目  
亦已失其名號自王朝開國有慧果禪師嗣廣教省



德遵禪師嗣石門徹皆闡道茲土廣開法會自爾荒蕪復爲講席者又六十年天禧中慧燈駐錫于茲未久復廢紹聖中雲漸傳燈于此亦不克振闡揚般若其難若是豈盛衰之數亦自有時歟唯普巖有田園之利可以具齋粥有邸舍之置可以供香火聚四方之衆撞鐘擊鼓爲國家嚴修佛事蓋優爲之不幸貪得嗜利之徒欲私之以爲法屬弟子之利徃徃伺間覘隙攘而據之然則普巖所以屢爲講席非但緣契

事有如此者崇寧天子新美大政民俗安阜  
建福詔天下咸建崇寧萬壽寺于是郡以詔書從  
事又且上體朝廷之意取舊所謂禪林而今爲律寺  
者皆以大長老主院事聚徒傳法祝延皇帝千萬歲  
壽由是普嚴復爲什方禪林乃請大洪僧自覺來認  
法席始至之日闢僧房爲海會之室易講所以師子  
之座振大法音鳴大法鼓遠近僧俗見聞攝授自堂  
序庭廡皆易而新之使來觀者如入廊廟雖未覩羽

靈恩生恭謹如聞蕭韶雖不知音亦有樂意故耽道  
長味禪悅自拔于羣之門者多矣覺長安人有操行  
蕭緣捨俗師事淨因大長老道楷得骨與髓竟一大  
事予自巴陵蒙恩試守定陶過家待次每聞其言條  
條有遺世之意古所謂善知識者覺傳曹洞心印自  
原而下四世而出洞山价价傳之九峯蒲蒲傳之  
靈寂傳之國安志志傳之梁山觀觀傳之大陽

之乎因指

錄之末青才得之寄付之餘蓋其中不絕如  
此殆與普嚴之屢廢與無異真若符契所偶故予  
叙之使後有考焉崇寧五年冬至記

修城記

王鴻儒

南陽人禮部尚書

君子保民之政非一端也而城郭爲要蓋比閭井邑丘甸之制所以聯屬教養乎民固已用其極然非高墉深洫重門抱柝則無以待暴客而支變一有緩急民何恃而不潰耶是故勇夫重關王公

險自古此制已嚴而水壩之祭伊耆氏又已列於  
蜡之一矣莒特陋而不備楚旬日克其三都豈  
築堅完魏太武圍三月而不能破城郭之修否其  
如此裕州故漢堵陽地屬南陽郡在堵水之陽  
後漢朱佑爲堵陽侯梁於此置堵陽郡隋改爲  
取方城山爲名也唐屬滎陽郡貞觀改屬  
元郡縣志者如此宋始爲裕州元及明因  
天下之中路當南北之要

五民笙歌沸天廬開撲地如是者已百餘年  
無備變之慮民無意外之警城惡池湮視爲尋常  
正德辛未冬鉅賊劉惠等犯州城大肆戕殺衢路爲  
赭金帛芻粟掃地俱空官寺民居蕩爲焦土累葉繁  
盛一旦蕭然吁可哀矣乙亥秋三原郝侯來守省費  
解煩興利除害而於所以敬教勸學敦化善俗尤切  
切焉踰年且有樂生典事之情侯因悼前之失而虞  
後或復然也召其父老謀爲可久之規議得請於上

於是具磚石鳩匠作計徒傭儲餼廩物無不具用無不周仍訪詢州民得端慎可任者李經等四十一人令分董其工諭以利害厚以禮貌衆感其誠皆罄心力不下會勸之法不行督迫之令不施笞箠之威期年而工告成蓋經始於丙子之八月斷手於丁丑之九月完雄壯麗甲於一省見者皆言曠齊如裁彤平若砥壁鬱青霧樓絢丹霞耳目所經未嘗有也侯心坦如殊無德色巡撫都御史李公士修察知

文巡屬俾視以爲法巡按御史毛君汝礪稱其  
美德而不居成大功而不伐謂有古君子之風而分  
寺叅政王君汝溫亦謂偉績若是宜有述以示後故  
州之者壽僉憲周先王繼先暨諸縉紳以予忝在隣  
邑且書來請予不能辭也予聞之先訓惠則足以使  
人又曰其使民也義又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又曰  
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世之讀者恒謂空言今侯營  
建之盛而閉絕誚讓屏斥桁楊一用惠義悅佚之道



之底於成是豈不足以塞庸衆人之口乎昔韓氏城  
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段喬爲司空有一縣後二日段  
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惟先  
生能活臣父之死願委之先生封人子高乃見段喬  
自扶而上城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自古及今若此  
其大也而能有無罪戮者未之有也封人子高出段  
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而出之夫韓氏之剋期過  
也子高之願言出於詐也段喬之殺吏令其

載籍垂稱至今若侯之用民也寬之

月主之以忠信臨之以莊敬刑罰既清智詐亦泯  
之韓氏不可並語是不可籍以告方來乎抑城郭  
所以保民而城郭之存否又係於民心之得失也  
故昔人有言民心苟得卽墨用之而有餘民心苟失  
函谷守之而不足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城郭完矣府  
庫充矣倉廩實矣器械具矣然必有尹鐸繼之以寬  
其民夫然後智伯之難趙襄子得以爲歸用能久守

而民無叛志也不然以邳鄆之倉廩實長子之城郭  
乃皆舍之而不顧者人不足恃故也觀侯政旣足  
得民之力而德又足以得民之心一人之身具此  
美於古有光焉侯名世家字道傳生于介庵王公  
之鄉其天資之美學問之盛固有大過人者而師友  
克聞之問要所資爲一添云

重修廟學記

曹

璉

河南提學僉事

國家仍先王之治凡天下郡縣莫不達乎學

爲祿爲南陽屬郡廟學在郡治之西歲久不修  
剝落梁木蠹腐寢就廢圯莫有能新之者正統  
亥姑蘇宋盛德隆來守是邦越二載政通人和乃謀  
更新之會州判張冕學正徐富議亦僉合遂各捐貲  
俸先之邑市屢賈之好義者咸致助于是鳩工集材  
日大成殿以及兩廡戟門棟榑之撓折者易之瓦蓋

縶級之侈剝者丹白之漫漶不鮮者罔不明備咸理  
又遷學門於櫺星門之右以按文明之象由茲廟益  
邃以清學益隆以嚴弦誦藹然士習爲之一新經始  
於正統乙丑三月下泮落成於是歲七月以予董學  
政懇拜請記予惟學校者政化之本守令之先務也  
第今之從政者率多以徵科逢迎爲能而取譽求其  
能留心於學政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者蓋不多見也

壽德隆獨能思所以稱國家之重學育才意興廢

而作新士類可謂知所先務矣而僚屬邑人又能協  
相而成之是皆可嘉也已故爲述其事俾勸諸石且  
使將來興政教者知所勸云

雙忠祠記

劉

棟

河南右布政  
浙江山陰人

裕州同知郁公以死難特贈光祿少卿仍廕生一人  
春秋以時致享本州任公賢先以南京監察御史居  
家同公死難贈太僕少卿蓋所以昭卹忠義永世無  
窮也時州叢輯城東隙地爲祠兩存其祀未有闕

而新之者嘉靖乙酉侍御省齋陳公按部河南本州  
父老前來語公死節事甚詳謂但祠宇卑隘弗稱朝  
廷妥靈之意陳公曰是不難爲之充拓凡門堂階墓  
半倍於舊祠成任公應爲之並祀迄今未有記之者  
予辱河南右轄道出南陽因得拜奠於祠下州守安  
知山暨同知陳鳳學正劉勳等率諸生來請爲記棟  
宇之重有所感嗚呼忠義天性也惟得於天者全故  
人不可得而奪苟或中無斷至汨沒於利欲則雖一

此之微一事之細亦莫知適從况夫死生危迫之變  
出乎此公所以自信不疑臨敵遇變卒至於顛隕而  
莫之顧也公本山陰人諱采字亮之自幼穎悟垂髫  
卽熟舉子業旣長輯治經史務搜剔蘊奧爲一時行  
輩所推踰弱冠領甲子鄉書登戊辰進士擢刑部雲  
南司主事生平侃直落落寡合以愨忤大司寇左遷  
大名府學教授尋遷裕州同知櫻城拒賊竟死於難  
乃正德辛未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嗚呼痛哉夫流賊



猖獗自河朔以南趙魏許衛之地縱橫剽掠莫敢誰  
何又當承平之餘民不知兵州縣長皆望風駭愕奉  
身而竄思爲退避不可得未聞堅城肯死守者若公  
以隻身欲作長城其真自信不疑者歟以故烏合雲  
擁直薄城下人謂賊衆我寡勢難抗拒盍避諸公曰  
不可人謂州民欲保全室廬願納賄前鋒公曰賊可  
殺何賄爲決不可人謂土城柔脆恐四門分守力盡  
計窮說或一隅困急則全城受屠矣公曰吾守東門

惟以死自誓他何知也又謂公之老母在郡城得  
不遠貽憂念公曰我知有今日奚恤其他於時賊衆  
往來宛葉間聲言必欲陷城未幾西門果潰公猶率  
民負巷戰遂死於亂鋒下凡二旬餘始殯焉身無完  
膚儀賓莊士僞爲之具棺蓋感公之忠義也深矣嗚  
呼公之死有數焉固不可逃也至今傳者莫不爲涕  
洟况州人親見公行事者乎揀與公同埋閭又結筆  
硯交每傷公之死無以表公之忠義今適州守以碑

文來告而又安可辭哉若家世譜系作官歷履之詳則有涇野呂公之誌靜巷蕭公之傳遺文賸言又有南州應公之輯稿皆足以垂不朽惡敢贅任公志行未悉卽其能與公同死豈非烈烈者故名之曰雙忠

裕州均田碑記

唐順之

裕州曰方城隸楚蓋楚屈完對齊桓公之言曰方城爲城今方城山在裕州北境內山旁有楚壁壘斥堠云地故險阻然西脅武關東挾江淮北結河雒南障

宛鄧四方輻輳其民平居則奔走送徃迎來諸費  
轉百出天下有難則徃徃首先受其野多陂陀甕  
土雜沙石不純可以田以故俗罕土著苦窳寡畜藏  
輕剽數徙無錫安侯來牧裕旣爬剔宿蠹拊循疲瘵  
與州人更始先是主計之臣議括天下田檄至裕安  
侯瞿然曰此吾治裕首務哉且夫平瘠沃清錢穀息  
訟爭在此舉矣未幾檄復下止之侯曰人苟利矣吾  
專焉可也亟請於大參劉公憲副傅公各是之於是

經土畫野則耆舊董其役縱橫廣袤則量人展其能  
方弓勾股則筭人竭其思跡阡驗畛則區長與其事  
因區致畝因畝準稅區爲緇畝爲目緇以麗目則無  
漏畝畝爲母稅爲子母以權子則無逋稅墳衍原隰  
膏腴之田一而當一平石岡田二而當一岡石山田  
三而當一岡石山坡五而當一山石陡坡十而當一  
陂池林麓解宇舖舍廛市之稅例有蠲除田溢稅則  
從增稅溢田則從減咨詢徧故人無遁情版籍時攷

定徵疆土別故下有定輸計田凡一萬三千  
百四十頃有奇計稅凡九千二百六十石有奇侯規  
劃精密動中肯綮此其大凡也史氏曰孟軻有言仁  
政必自經界始自衛鞅首禍壞井田開阡陌以迄於  
今其間經國之臣憂時之士曷嘗不言經界董仲舒  
師丹有限民名田議李翔有平賦書元稹有均田圖  
然卒莫能行何也蓋亦難焉守令歲月更改各懷一  
切無慮經久一難也語曰天降雨澤農夫悅而行旅

怨豪強兼并率不以均田爲便謗讟朋興多口可畏  
二難也守令不能履畝而較之則必寄於胥吏則有  
上下其手者矣豪右售賕得爲蔽匿貧弱抑勒無以  
自明名曰均田實滋一弊孔也此三難也夫安侯可  
不謂明察深慮者哉安侯初舉事時裕人亦多訛訛  
者曰將無擾我安侯不爲動暨訖事乃人人樂業又  
民可以圖成難於更始顧不信哉顧不信哉安侯名  
如山己丑進士其爲裕多善政茲不書重均田也

扳倒井漢光武祠碑記

靳學顏

推官濟寧州人

歲庚子予佐宛郡數以事行道出裕州謁漢世祖祠  
祠外有井井有亭飛泉旁溢穴不正直砌甃側欹人  
曰此光武扳倒井云予大異之顧謂驛丞潘曰是惡  
可無誌潘頓首請曰非明府則孰與誌者予爲之序  
銘如左序曰自昔皇帝受命符驗識兆可略數焉然  
書載惟眷易云所祐定勝則吉反德爲妖天道人事  
其揆一也故里社响而黎元歸斗樞降而寶孕結黃



龍赤雀發祥夏姬元鳥大虹紀瑞商姚萊蕪表其立  
石上林徵諸卧草浮壁滅秦白虎興晉雖幽明異術  
靜躁殊章飛潛有沉躍之性動植有區別之徵族至  
其神祥符靈契旁徵上鬯皆將以明統顯祚昭聖鏡  
仁陳錫而畀釐也故曰王天下之往也帝天下之適  
也赫乎崇矣人以徵天理以協數不其躋欽世祖帝  
苗統固正也漢歷未殫祚固當也神機文武聖固茂  
推心履信仁固裕也方其始也光鑒室嶽木滋也

其既也亦合漚沱符來華驪錫登如是豈  
官之人曰雖有威力非天命不授雖有運命非功  
不舉不然驅石堵山無益敗軀之載囊血卵騏何  
止絕咽之斃斯非其闡於數而弗就於人也所以然  
者不務厚基而自剝之勢速也君子過武廟之墟下  
車訪古其將歔歔於斯言云 銘曰炎熙旣燦白水

發祥呵禁啓翼得天者昌神靈效順匪愛厥寶拯困  
沃涸醴泉斯倒浥浥廣隰濊濊華渚苾苾卿雲祁祁

日雨渥茲皇澤閱彼邑改純佑保定帝鑒攸在

張君祠記

楊守址

侍讀  
學士

河南南陽府裕州本漢堵陽地漢廷尉張君釋之故  
堵陽人今州城西北四里許有二丘馬其一隆崇者  
是其墓也墓南三里舊有祠臨於衢路其始創年代  
無碑志可考久已鞠爲荒址惟元人翰林待詔吳炳  
隸書漢廷尉張君祠者勒之石碣尙存耳宣德四年  
知州石歸始復建之成化十年知州趙壽又重葺之

然爲屋不過三四楹間無門廡垣牆之障風雨不庇  
樵牧所趨亦日就頹弊矣古杭許侯以進士來知  
州事下車謁祠環顧慨然乃以成化丁未歲鳩工庀  
材正其傾頹葺其敝陋卽其舊而新之又拓其地作  
前門三間後寢三間自寢及門作兩廊左右各六間  
四周以垣總六十丈規制靜深像設儼楚百爾器物  
悉完以美乃勒石碣隸書榜於門曰漢張廷尉祠又  
書道旁表曰漢廷尉張釋之祠墓以宏治某年三月

十五日祀以少牢而落之復具廷尉之事蹟與作祠之始未聞於朝且以先時有司循舊俗祭以清明中元爲非禮請更定焉事下禮部遂定爲二仲月十五日又區畫腴田六十畝俾守祠者收其所入以爲修葺之費可經久不壞茲以述職來京謁予爲之記予嘗讀禮有功烈於民載在祀典而以法施於民者爲奇謂能植百穀能平水土能均刑罰之類是也夫以奇則賞者而與平水土植五穀者同功以祀

之制其慮深矣廷尉之在漢持法甚平如論犯罪也  
當罰金論盜環不置之族是直與人主爭獄於上面  
略不敢徇情以屈法其他可知矣故當時有天下無  
覓民之稱其有功烈於民甚大沒於鄉而祀於社亦  
可也後世建祠墓所而有司因舊私祭之故每廢  
今得許侯作新其祠而顯刊於朝著爲令典百世之  
祭孰敢廢之且許侯之爲是者豈惟以崇飾先賢爲  
美觀而已哉蓋其所以施於民者必有所取法焉法

其人故崇其祠又所以示法於後人也許君亦有志於古之有功烈者哉故予直書以爲來者勸

重修裕州儒學記

翰林院侍講安成人

劉震

皇明有天下百二十餘年稽古右文以臻盛治自國都至府州縣皆立學教士學則有廟以尊孔氏蓋孔氏之道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治天下不可一日不講而行之者也積歲既久而學或圯而不修建幾下息何以示嚴而就功

不成材國無由理此承流宣化者所宜惕然  
心焉河南裕州學壞前守黃陂鄧君瓊圖惟修  
葺廟成而餘未暇成成化丁未錢塘許君綸以  
進士來守裕謁

先師而退周覽歎息曰此有司責也既二年政治  
而民信乃聚財僦工撤舊圖新崇庠廣狹量宜  
而次理之累數百楹嚴嚴翼翼升降有堂講習  
有齋師徒宿息有舍庖滷有所而廟之兩廡櫺



星戟門厨庫器物悉新以備又增地闢道高閤  
廟南題曰大成之廟用壯傑觀前此未嘗有也  
肇始於宏治庚戌之冬越三年癸丑秋告訖工  
予鄉契萬掌教應選馳書京師徵予紀成績用  
勒諸石惟許君發身士階敦重名教其汲汲于  
是役善政可知然豈徒侈觀望之美助逸居之  
適而已哉師教士習深望攸注夫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之道具在六經釋士而教之經

教其講明斯道以變氣質養德性以淑其身也  
于其家與鄉以善其俗而後達焉有可施之  
守以輔于國之治此聖門有用之學爾也今世  
或不然業經習文惟資以取青紫階仕進反  
究其所養曾不一繫心焉儒其衣冠而孝或  
于宗族弟不稱于鄉黨不善其俗而累于俗  
是者教學何益哉使出而有位幾何其不靜  
庸違也孔子云事親孝則忠可移于君事兄

則順可移于長居家理則治可移于官苟無  
養之功惡乎移也裕之士其必以道爲志乎  
講而明之倣聖賢之格言以自淑乎平居將  
率爲善以厚其里俗求其所可移者以爲  
用乎抑謂文藝旣工而學果不過是也詩  
而勉圖之庶幾副我 聖朝建學養士之  
許君培植振作惓惓之意

增修泮池記

聞

詩

卷

皇朝建學育才以裨至理垂二百餘年規劃漸備  
文蔚興至今日極矣裕之歷宏成正間代有修  
飭其堂宇廟廡齋舍嚴嚴翼翼炳炳烺烺靡有  
遺制獨戟門外有泮池焉湫隘而敞未有奮然  
起而新之者蓋因陋就簡非一日已甲申秋訥  
奉命來訓茲庠見而咨嗟退而思爲改作而  
未之逮也越二年丙戌川右戊辰進士周公以

戶曹左遷茲郡爲政務持大體不苛小而于學  
校每加意焉比及一年陞山西太原府二守將  
之任發粟百石爲學署公用訥陰喜曰是可爲  
泮池改作地矣乃謀及二守通渭李公三守臨  
清江公蓮幕臨清王公僉曰善隨命省祭官張  
述古董其事庠生張宗顏王家士監其出入增  
大其規模輝煌其制度輒以四萬計灰以五萬

石以二十五丈計土工匠作龕等錢以

十餘緡計又苦于百粟之不足用也時本府二  
守臨胸張公署州篆見工浩大捐金一十五兩  
以補不足工緣是告竣是始之者周公也成之  
者張公也贊而翊之者李也江也王也三公也  
繼而新州守丙戌進士太倉浦公至見而喜曰  
美哉池乎思深哉作池之意乎諸士子朝益暮  
習進修匪懈者此池中之修鱗養介也日新月  
盛踴躍爭先者此池中之揚眉鼓鬣也登巍科

躋騰仕澤生民功社稷者又池中之風雲際會  
飛騰變化而上下于天也池之改作意者其大  
望于斯乎訥再拜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公之謂也遂勒石爲諸子最

龍泉店重修三官廟碑記

吳阿衡

郡人

州治之東北四十里曰龍泉店蓋漢世祖屯兵故地  
也店側有古城遺趾今一丘阜巋然獨存堪輿家以  
爲此阜爲是鎮之印星鎮之民人殷富士風丕

此印以關鎖氣脉匪細故也國初里人郭某  
建三官廟其靈爽盼蠻厥應如響歲時伏臘爲里中  
所奔走而供奉者有年矣第規制湫隘迄今未有  
恢大而更新之者歷年茲多剥啄于鳥鼠摧敗于

雨殿宇傾圮繚垣頽欹甚非所以妥神威而崇祀典

也店之民陳氏諱守庫者夙具善根欲事重修而  
于資之無從出毅然以其事爲己任首倡勸募一時  
遠邇善人君子爭輸恐後有施糗糈者有施埏埴者



有施梓材者不假僦索之力而輦致者翕然焉資料  
既贍卜吉卽工然後輦山而石斲地而陶煨珉而聖  
立材咸飾不期月而厥工告成殿廡巍巖庖漏夾室  
門墉堦墀輝煌鞏固較疇昔之規模迥不同矣蓋居  
然一棲神之所也先是州屢罹大祲連歲比不登兼  
以加派軍需卽錢穀猶然逋負不及卒辨及聞重修  
廟貌而輸財者咸絡繹不絕益信下民遷善去惡不  
能得之于政刑而得之于神功之鼓舞始知陶冶

碑之外別有... 碑欲勒... 庫來以記請是舉也肇工于天啓甲子八月落成  
天啓丙寅十二月主其事者陳善人守庫愆惠而  
者郭生臺卿之喬梓也功德主法當附別碑是爲

三官廟碑記

吳生晉 郡人

龍泉店之三官廟既告厥成矣有客問余曰三官  
神靈應不爽信能爲下民賜福解厄赦罪耶余應之

曰不然嘗考唐之季世有陳氏伯仲季同出一母修持正果立躋聖神爵加帝號總攝三界其于一切福善禍淫之柄神皆得以主之至于威命靈爽能驅日月而駕雷霆裂山陵而溢川瀆感應顯蹟載在徂牒不可殫述世人不解神之功用遂以爲賜福解厄赦罪夫天官之賜福是已至于解厄赦罪之說謂神明有赫報應無私下民默懾于炎爽之中欽欽翼翼歸於法之外洗滌邪慝自然無厄之可解

可救澹然穆然同歸于福學太極之天  
必曰人作不善天道降殃三官之神能呵護而生  
靈之出之阿鼻之中躋之衽席之上如是則世之爲  
者恃解救之神在則縱恣跳梁是神也反爲世人  
造惡之主有是理哉大抵神人一理幽明相通能事  
人者方能事乎神若慢人而作不善欲敬神以冀免  
罪愆則亦惑之甚者也况聖人以神道設教積善者  
報以餘慶積不善者報以餘殃如影隨形理之自然

無足怪者今信俗之民恃神之能解能赦遂肆然無忌是以解救謨天下也里中歲時奔走是日中之神也淵然雷聲慎懼暗室是心中之神也能如是則三官之神穆穆肅肅淡漠無爲與人相渾忘焉神之願也欲事神者其三復于斯是爲記

重修龍泉禪寺碑記

朱桂芳郡人

州東北四十里龍泉禪寺負山依河地據形勝去

臺百武臺五名刹國初僧重修之古殿廊堂舍

美嘉靖癸丑夏五月十一日暴雨異常衆流灌  
東河水橫溢勢高數丈寺盡衝決崩塌佛殿以堅緻  
石寓人湮沒漂去僧衆蕩析離居或葺敝屋壞址  
爲棲止自是寺宇幾爲廢區者十餘年過者輿嗟  
浮屠氏明介奮然動念以修復爲己任乃虔誠募化

諸檀越喜于舍施因建水陸天王大悲諸殿與夫東  
西之廊金剛之門懸鐘之樓及鑄造千葉寶蓮佛像  
一堂次第就功蓋始于萬歷三年正月落于萬歷十

年十月金碧輝煌煥然改觀視昔有加又河水西  
水浸殿廊僅三尺餘介深以爲憂懇祈願役築土爲  
堤以捍禦之且順水之性播使東徙由是河流漸馴  
浸處淤爲高阜丈餘永免水患矣事竣介備述顛末  
托貢士東谷趙君徵記予不容辭也切惟竺教之肇  
肇自東漢歷晉隋唐宋金元及我朝凡天下通津  
入都闔闔之間湖海溪山之上列剎相望半山所

屋分羅客棹布緝闡者釋典云慧劍之交破煩惱

重修儒學記

吳阿衡

州重修儒學工告成其規制尚仍舊經始於天啓  
寅之春正月訖工於是年之四月柄其事者州守  
檇鄉沈侯贊襄而成者學博關中田君鞏雒原君維  
陽孟君繼田君者漢陽劉君皆應侯命以任賢勞云  
先是侯甫下車周覽學宮見廡舍傾圮召諸父老而  
問之曰而州固稱名區矧今當聖明之世文教翔洽  
人士聯翩天路踵相接也而學宮圯壞若此人耶天



耶抑或有待者耶父老頓首言天人之故予小子曷敢知第竊觀學宮傾圮者越五春秋矣當事者未嘗不拳拳置念每事興作輒爲報罷意者天與人胥待君侯以成之耶侯聞而感慨者久之遂謀於三學博士曰國家付予以師帥之任予不能補敝修墜奚以稱厥職三君進而議曰公帑匱矣如費不貲何侯曰費自有不煩帑出者又曰方今民有菜色如勸衆何侯曰役自有不勞民力者三君唯唯從事侯卽毅然以

學五六傳而至忍能之後代不乏人而得其說

蓋鮮矣如今之獨空師者其庶幾乎師諱智通獨空  
真號也族姓李氏家于燕山有世德自幼神清貌秀  
性穎悟能記憶讀書過目卽成誦年甫弱冠自總中  
誓謁全真訪修煉之術于道者山爲其不能了脫生  
死遂毀服爲沙門禮壁峰金公于萬壽禪寺一聞奧  
旨夙契脗合公卽爲薙落服勤巾匱几杖凡一年辭  
歸嵩之伏牛山掛衲窮林無人跡之境卽其地剪荆

棘開畝畝結縛精舍力耕火種以自給三二年間書  
復不眠飢忘食渴忘飲惟舉不了話頭尋繹凝情無  
時少怠忽然有得則肯首一笑然猶以佛法之人不  
敢自足又去謁月塘湛公于濬州相與契勘既了雖  
毛兔角之旨不覺胸襟洞徹大地山河湛然清淨  
此漸于定中物我相忘前後際斷則念不生間抵  
城叩一峯寧公洞悉元秘自是百億冥會中一外  
漢焉而不泥同焉而皆得既而辭歸伏牛舊隱定

百丈夫繹袍大幘登折而歸在山者俄而竟失所  
良至裕州大乘山未至之前夕有虞人張義夢神人  
告師將至令具饌相逆明日師至其家張異之遂受  
戒易業與鄉耆里信捨資財傭工力葺古招提延師  
以主方丈師因入寺觀覽見伽藍神三人宛然伏牛  
請請者也嗟訝久之然猶未肯駐錫翌日啓行納雙  
履于腰間至中途不覺失去亟回物色于中堂座下  
獲焉師以二事爲落腳因緣遂狗緇素之請留任普

殿蒞事之日祥雲五色煥爛山頂人皆以是嘉之

師秉法以來百廢俱興僧衆雲集定慧所感則有山

下出泉之異證果斯得則有髮生舍利之祥居禪林

二十年執行峻持徽音弗替來叅衲子凡經承師印

可者皆有所成就性喜吟詠或登山臨水凡觸于目

而會于心者必爲歌頌以寓道機門人長安慧能水

轉爲語錄三卷予嘗獲觀而序其首簡固知師之道

不重言語文字之外而誘掖獎勸于承學之子孫

無助也永樂乙酉冬師以事至京師遠近布施持  
花供養給餉者數百人明年十月化于天界佛剎春  
秋已七十有三發引之日攀送僧俗以萬數填隘康  
衢商賈爲之罷市茶毘得堅固一顆狀如瑪瑙明潔  
光瑩夫豈偶然也哉其徒慧異了慎正容歸遺殖葬  
于大乘山門人圓賢掇師之行爲狀來乞銘願大其  
道以傳于後其辭曰浮圖傳來有同日講律教皆  
談空要堅造詣希大雄宏遠微妙禪爲宗虛無渺默

與混融前無始兮後無終豁然啓蔽發郢封出入死  
生超鴻濛師之夙賦慧且聰不假究竟能圓通尤資  
先覺與折衷凡所嚴事皆名公伏牛之山虎豹叢卜  
筮深奧成靈宮春鋤秋斂藏以冬以力自奉非人供  
德修行著道乃充致神請謁能虔恭竭來古裕雙履  
東坐令虞獵捐力弓普巖再造超前功像法有賴尤  
尊崇四方雲水來幡幢什百稽首承下風源泉出寶  
剎且凍爲師汲取恆溶溶至誠感召天人從師今

再逢惟以新漢宗儀客孤雲飛來疑蓬萊  
影當天中燧馳電掣寂幻踪有所不壞非身躬卓  
哉禪師無比隆後學仰止如喬嵩蕪詞紀行愧匪工  
好以貞石垂無窮

建射圃亭記

王正容

本州知州

德平葛公之視學中州也惇德範士闡道齋文化寢  
明於河雒慨射義之弗講於天下也暇日取古儀禮  
而更考之編輯圖說以頒示諸郡邑余承乏守裕素



願好古且與有提調之責乃卜學左隙地建觀德堂  
二楹砌以崇堦繚以周垣而鼓樂旌旄之屬亦罔不  
備歲在嘉靖甲辰冬十月也備則選士而舉行之見  
其合拔既閑靡虛發矣升降有節無愆儀矣歌樂以  
調罔紊律矣古禮其可復乎因進諸生語曰昔者先  
王之制射也爰用觀德匪爾尙技夫弓矢器也揖讓  
儀也心志的也器佚則典修儀藏則禮明苟弗中實  
諸厥衷焉雖無庸於射亦可也蓋射之爲言釋

其志也。設射者進退周旋必中。雖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審固持弓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以觀德行矣。射儀其昭於是乎。二三子識之。惟無遺於作射之意云。

靈應隍司記

沈應奎

知州武進人

皇上御宇之丁未冬季月歲且暮矣。州民張一和等奉州檄查看開荒次及順店。里聞虎患劇甚。白書。行三日內。嶽人凡十五六輩。畏縮不敢前。稟州爲謀。

告隍司神此伏臘念有二日也天道遠神道隱敢必  
么麼吏神聽若響耶文告之三日里社猛戶張加士  
等請入山捕虎不佞心難之而復爲之牒其里土地

又數日加士還告曰某等日月險入虎穴絕不見虎  
茲里之被虎患者亦竟寂不聞再毒於虎歲新州學  
訓蔡博士從舞陽公事迴道遇諸生郭廷舟等談說  
地方有虎舂皮毛爪距脫落在叢澤中血肉慘烈不  
可狀旁有似兩獸搏鬪土爲之坎陷血淋淋尙

者殊令人不可解也又據淡旬而郭生且以虎遺野  
一並殘破之皮毛數尺許來証予按之悚然太息曰  
業虫醜類暴勿猛於虎哉食虎者誰驅猛於虎而食  
虎者抑又誰也意者其隍祠之神耶夫州民罹困苦  
垂二十禩旱澇蝗蝻災患疾疫日皇皇奔走而惟隍  
司是祝譬之慈父母之保嬰孺有呼必達有毒必去  
理所固然無足怪者惟予拙守且得徼神之靈威震  
爽以攝境內魍魎調雨暘而求綏靜吾不于隍司歸

神誰神也嗟嗟負隅而血肉我赤子有形之虎也苛  
政而殫殘我衆庶無形之虎也猛虎在山神殛之虎  
冠而政神吐之矣然則方城之有隍司蓋總治幽朔  
以神道而奉天道者歟予故表而揭之曰方城靈異  
隍司

重修雲虹橋記

吳阿衡

郡人  
進士

君子之政欲垂千萬世永賴之利在勗者固難而固  
者尤難何也勗者起於一時喜功之心宿名利

者皆能銳意而爲之因者起於致果之志自非毅然  
勇行孰肯竣前人半墮之功而成前人將湮之名乎  
故曰因之者爲尤難也夫人情宿命之心多有餘致  
果之志多不足汨於名其中多紆緩而不堅歎於果  
其外多濡苒而不決故不有非常之舉而欲臻晏如  
之成辟之澤輿而陸楫力倍而勢阻矣昔子產濟澗  
請之車王尊頓河濱之駕豈不稱惠澤及人哉若  
語於大人德施之普永賴之仁猶有遺議焉夫張

目變也興廢時有也且必嗇而取諸獨危而叢諸已  
心思既竭力任不繼抑又難矣况以遽廬視官以秦  
越視民前者委後而姑待後者視前而習常又奚詬  
於大人可傳之功乎宛之東北境裕州者天下之予  
午道也州治之東不十武有潘河居市廛之會以流  
割中而分之兩溪之民如居半塊霖雨泛漲山溪溢  
注則滅滅不可渡淺涉厲深而病行旌狎至而阻  
津梁自出潘朱幾傾圯後數十年爲鄙人

重修尋亦頽塌萬里于子問秣陵許侯來守方時  
謀復修之人蒙利賴至泰昌庚申閩中侯侯來遂檄  
木而欲易以石市事經營而會侯以事去迄壬戌南  
陽少郡伯崇陽孫公來攝州事見之惻然乃與州吏  
守蜀黔江朱君議曰闌闔之間爲阱弗治若政務何  
終橋之役者君其任勿辭朱君曰唯唯尋容於士庶  
曰以橋梁而工廢半塗設暴漲再至不幾併前功而  
棄之乎衆難之曰第所規者大必廣儲財貲多合人



力乃可卽工朱君曰否否以濟民者勞民吾則不忍以時絀而耗公帑吾則不敢吾實貳茲郡而直楚頌吾又所不欲吾業思之熟矣必得其植乃可爲民望必圖其費乃可省公需必身先且勞乃可無慢期遂復於孫公各捐俸若干緡遠近望而赴者如鶩矣於是召勤事者課直授規曰計料几何工几何予取予求不爾靳也浮食愒日則實爾戶之朱君躬自督勵暴衣露蓋星出晦晏而後已閤郡安堵若不知有是

役者工凡三閱月而告成悉易木以石勢合五券  
壯堅固中亘數武水流益濶而平湫潦洶湧萬衆從  
衽席上行可謂有殊功而無過舉者矣蓋孫公以五  
月代庖樹千年永利朱君以真心運實政視民隱如  
身圖故工神速而費省也是役也肇之者許侯也撤  
故材欲新之而工未竟者侯侯也視將廢之工而益  
恢大厥事者孫公也董其事而毅然就緒者朱君也  
朱君遂命名曰雲虹蓋取士民瞻望雲霓之意功既

成乃家頌戶祝歡然歌永利焉宜勒貞氓以垂不朽  
乃屬不佞衡以記謂不佞州人之倡也記而繫之以

銘曰爰有潘水方城之紀貫墉而南逼基嚙趾捧木  
爲梁頰興頰圯賢侯來牧丕績響臻訟庭置水飯饑  
生塵顧茲病涉痼在身濟川之略宜民宜人五月  
底功萬世永賴樂成於順子來於邁襟帶午遊關護  
如虹洪源瀝澤興梁之功遺愛惟長垂統貽則流

功如慶流曷極

賊憲航之濟拯沉溺之災禍福炳于丹青報應均于  
雲霄上下千百年來是教愈傳愈盛英君誼辟多崇  
信而敬事之豪傑之士徃徃從之而入豈非以其法  
術足以化導愚俗善惡因之果有合于福善禍淫之  
理乎介持守清規志堅而行苦其所募纖毫不爲已  
私有足動人者是以募人而人爭應之役人而人不  
敢愛其力宜其功之竟成也若河流東轉事非偶然  
或亦介精誠之感而河伯水靈陰有以相之與介號

靜岩雖繼流然重儒者喜文辭有古文暢師之風是  
可嘉也書爲之記

大乘山普巖寺獨空禪師碑 沙門真成

佛氏之道本之以空寂視一切有爲如夢幻泡影不  
計得喪于其間然其立言垂範必使堅心苦行窮探  
極討會衆善以躋圓覺其授受之門有比丘有講有  
教而禪學爲獨得其宗夫禪之爲禪也體凝元之妙  
道悟湛寂之真空不假作爲覆其本性自達摩首

爲已任尋控贖諸大吏報曰可於是遂其勤  
盡其事計直卜期侯首捐俸若干金用不繼復取  
之緩以佐之然後輦山而石刷地而陶煨珉而  
彩咸飾不數月而厥工告成繚垣殿宇鞏固輝  
真可以妥先詰而昭崇報矣工旣竣侯率二博士  
環多士而樂之曰爾多士撫今日之學宮其視昔之  
摧挫於風雨剝落於鳥鼠者何如也諸人士忻豔奇  
遊颯颯乎歌咏侯之功德而未已也卽聚族而復謀

於三學博曰侯政治蜚譽已久恐旦夕當大擢應內  
召去侯之功德胡以示永議勒諸珉以垂久遠而以  
其事屬之阿衡衡亦謂山謳澤吟本史家事異日太  
史紀載於野史多所採摭爰撮其梗概而繫以詩其  
辭曰方城名區天中巨州控引雄服結結上游三氣  
磅礴五辰順凝山川鬱蒸扶輿效靈才彥代出蠡賦  
魁岸鴻名駿業焯昭雲漢胡茲澤宮時虞時復昔  
三五今阨百六天假沈侯昌我遐景乃新贊序乃

漢麻姑撫黔黎戶郵其瘼既多士登之郁郁士拜  
稽首祈泮肆新侯曰勿感我經我綸戔戔芹宮奠厥  
壯麗士曰我侯胡仙而吏煌煌膠庠侯其新之士有  
依歸侯其錫之漱歟我侯無伐無施多士式化百代  
颺謳尸祝罔極天壤同休太史有聞采風載墨惟萬  
斯年永侯之德

重修光武祠記

楊

璩

南陽分  
守道

余常上下古今按帝王紀而志漢世祖原其始起兵



於春陵今之河東豫南卽其處余不禁掩卷喟然歎  
曰莫知其所所以興與其所所以王抑何易也丁酉秋  
天王南慮中州爲京師腹心重地而豫南一路最爲  
中州南壁襟喉分藩駐臬謬擢及璫兢兢奉璽而甸  
盭茲豫南也攬轡觀風則見夫擁成臯阻商阪控襄  
漢聯關中西北去郡甫百里在漢爲堵陽楚子誇險  
方城我國朝仍名裕州係北上通津形勢之要甲于  
東南億保障哉河山千里誠用武之國乎因知光武

之所以與與其所以王端在是矣蓋開圖定霸王之  
略者得據地利爲先著書光武起兵春陵誌得地利  
也况鄧禹賈復馬武岑彭之儔一時降生附翼攀鱗  
地靈人傑千載一時是以一布衣而奮臂疾呼不數  
年間破王尋收河北邯鄲授首盆子歸降銅馬擊而  
淮西平隗囂除而張步歛三六重光四七耀武奄有  
大物號曰東漢媲美西京帝業威名赫赫在天壤其  
興也勃焉其王也忽焉理固然者光武發跡豫南雖

千古之下不必按紀而志卽三歲穉兒亦能道光武  
遺事侈爲美談戊戌秋予方塞帷堵陽諸卿士父老  
以光武祠重建狀聞余竊謂光武祠不居龍飛之境  
不居鳳伏之所而祀祠于裕州何也昔光武微時經  
潞憇息於此偶扳石石倒醴泉湧出後因卽泉爲井  
是其名曰扳倒井其泉潺湲清冽光武歷昌瑞應爰  
鑿是宇額其宇曰光武祠歷五代宋元以來兵火累  
經而址不改者以帝靈在天福底桑土無天扎無

有禱必應仁愛斯民之澤奕世不爽則裕禱之  
聳起建無怪乎樂于從事者津津猶恐後也惟時  
董督布置者則有州守陸可求贊襄任勞者則有州  
判羅宏異吏目盧邦英經之營之攻之成之不日告  
竣者皆鄉大夫士民之力也噫何有焉鄉大夫士民  
以記乞余余辭不果僅述其大概如此予不覺欣然  
曰今而後知光武之所以興與其所以王也勒負鼎  
鑿永柱祠右以垂不朽

重修文廟聖殿記

王廷棟

本州知州  
三原人

今

御極之元年歲在壬寅六月余來牧裕州迄今九年  
天當殘疆孔道何日何時不逐炎塵冒雨雪奔走迎  
送於輪蹄間余雖風塵吏每接皇華天使聞

聖天子勵精圖治春秋親幸太學釋奠先師意在崇

儒術敦文教余欣忭無已已而嘆曰此王道之要也

王先之曰孤而下有職守者可不奮揚

以宗宣聖三言以期唐虞三代之治乎余不敏忝任  
主土則新 聖宮興學校士有絃誦黔黎觀型俾孝  
秀旣升起彬雅于衰殘予之首務也裕翼宮創自明  
初中間適有重修而重修之最後者迄萬歷年止大  
抵土木之材卽堅牢可敵風雨經久不過百年自萬  
正至我

朝定鼎已百年有奇而敗址崩楸俎豆之器盡蝕苔  
辭余每逢朔望偕同寅與師生拜階下震悼欷歔不

怒瞻視遇淒風苦雨更爲惕心焉將以議修而城以  
內不百家家二三役城以外遠無一村村三兩家財  
力並誦且轆轤百出又何能興土木勤工作耶中夜  
傍徨如是者垂五年丁未春余謂學博長葛李君曰  
聖殿益不敵風雨勢必頽柰何李君慰余有以成志  
志曰天下事有慮始實難而樂成亦易者今日之事  
言當亦如是今公倡率於上倘諸士子鼓舞于下以  
勸以輸以巍煥 聖宮亦旦暮可期者豈

既竟護緇黃輩耶乃於丁祭前約諸生羣至果如  
來者八十餘人集戟門下學博李君與別駕會稽  
君州幕陶君虛公商酌官輪俸士輪釜庾衆皆暨唯  
余因謂之曰 聖殿壞匪伊朝夕以今論余守土無  
狀不敢爲無當空言歸咎於前委責於後第列在黷  
序者寥寥百餘人率皆燈寒蠶苦家無廬次之安體  
之飽煖之樂今議是工有大不得已者諸生其諒余  
心于是諸生各捐貲若干數置簿登記又舉有才望



能勦事者宋子宗周張子素吳子巖巢賈子欲琬等  
十人董其事而簿記則屬之歲進士君成嗣美唐君  
致舞勸輸僨金庀材寧堅勿瑕期可以垂之久遠余  
崖騎隨柴車採木入棘藪中暑雨浸蒸體生濕瘡無  
敢惜經始於己酉夏四月撤舊材一新巍然七楹越  
仲冬功初成而余適有辰陽之命泛五溪之舟探西  
澗竒文幸不以鮮終貽笑也戟門兩廡明倫堂皆  
甃聖殿者余力弗遑踵事增華則後起者之責歟

峯巖辭潘水深紆瑰瑋蔚起雄視中州起衰殘爲彬  
泚余拭目望之多士其最諸

修學宮碑記

潘雲桂

本州知州

戊辰歲

雲桂

自蜀量移方城至之三日謁

文廟見

櫺星門僅以磚築三券照壁一座甫離數尺許皆卑  
陋失體入宮僅 聖殿七楹巋然如魯靈光東西兩  
廡缺如也及肩之墻且頽圯不完矣瞻拜畢卽憮然  
踧踖曰治天下在人才育人才在學校所以古之臣

宰制一方者如文翁之治蜀昌黎之治潮雖絕徼荒  
鄙王化之所難及而要未有不以教育爲先則亦未  
有不以學校爲亟者也况我

國家定鼎以來崇儒右文今

皇 上特幸魯親行釋菜禮汲汲乎尊重聖人之道以鈞  
陶天下使宰百里者不能修舉學校以上體作人之  
意下開絃誦之風寧無遺憾焉因思承乏閩中時學

宮板寇蹂躪僅存一殿而且殿之內外闕林林塚

果竟視同北邙矣

令不數日而昇遷殆盡

還捐貲鳩庀若殿若廡若門若宮墻概行重建輸與一新既而護理府篆又倡捐創議修理保寧府學亦稱制今斯學宮亦遭寇氛而傾廢如是何

雲桂所任

之地輒彼此同揆若合轍耶豈勉於蜀者而獨倦於裕是誰之責歟乃亟捐貲命工師構大木先建櫺星門崇巍三丈許俾斗拱翼然門外照壁亦移遠數丈而高且濶焉次建東西兩廡各五楹凡大殿之檁栴

廳牖有剥落者補葺之

先師之木主易以新者向因兩廡廢而先賢之木主亦不存乃復爲次第序列再將戟門整其欹築四圍墻垣二百二十餘丈比舊高數版並將殿廡門墻丹堊之始工於己巳之冬告竣於辛未之夏覺金碧輝煌非復昔日之鞠爲茂草夫然而稍慰修學之心治裕與治閭差等爾抑且奉

闕大中丞檄咨

部請復八佾禮設有樂舞生六十

四人命樂器祭器備如制自茲以後鐘簋再懸簠  
復飭禮明而樂修廣教化以育人才 雲桂於斯有  
望焉不敢曰文翁之於蜀昌黎之於潮亦庶幾上體  
作人之意下開絃誦之風而祈有補於治道之萬一  
也云爾

重修光武廟碑記

潘雲桂

裕州知州

余昔歷宛葉間謁帝廟闕倒井時深雲集龍鬪之  
思洎蒞任以來寒迎暑送雨暗花明徘徊於茲者蓋

歲不下數十次也而古柏荒涼宇殘棟摧風雨薄蝕  
之懼匪一日已卽擬捐貲重飭俾道左勝蹟與鬱纒  
山川相輝映斯亦守土者之責也而僕僕轆轤中未  
復一煥簷阿其貽訊紅泉當何如已壬申春 大甲  
永閭公檄修 帝廟且令資並下 余謹奉檄布金擇  
人其爲材若干貲爲工若干費分發胥給俾里老

董其事而

余

更出俸金以襄其餘焉而工以竣

盡

帝以謹厚儒流絳衣太社春陵起兵昆陽大捷

復漢業而褒大其功其後幸章陵觀舊田廬宋  
酒酣悅與語帝之心固可見已則龍鄉帝里其  
赫靈爽應往來駐蹕松壇間而顧使廟貌不肅剥落  
頽歎以云妥帝靈而愜展拜不其惶然歟則茲之

棟宇更新丹堊生色翼翼於黃石流泉之際使不絕  
行旅拜殿下者漢家威儀凝眸可接而神以茲妥遊  
憇以茲愜庶有以慰中丞公之心而余之責可藉

以少塞歟是役也啓工於壬申二月竣工於癸酉二



月閱歲而功始成則董其事者其勞有不可沒云

中丞公諱興邦字

人澤沛兩河多善政

煉真宮重修藥王祠記

馮肇易

淇國居士

州隍東北隅有煉真宮不知創自何時每聞父老相傳河上公會煉丹於此其丹鼎爐燼至今存云又謂漢湖陽公主修真地而勾漏令葛仙亦託跡焉其羽流藏修之隙歟明初有張三丰者號邈邈張留三年

人莫知其寢處一日題詩壁上而去成祖靖難後凡

道士也言訖不見遂勅下贈宮名曰仙靈而殿  
爲之一新光耀中天非復人間恒境已後又有道人  
指中梁者梁姓高福名鳳頰龍髯指甲盤掌因以爲  
號好黃老精長生術遊秦秦王重之推奏世宗

帝徵至語道德素問大悅封爲一品真人詢其幽  
理則以是宮對遂發帑金恢擴其域北玉皇閣前二  
海殿東梓潼祠壽亭侯殿西韋孫神應王祠魏煥

又皇時更麗已無何而寢汝於癸巳之淫霖黃冠星  
散殿宇凋落而韋孫神應王祠更爲頽壞有義匠齊  
邦信與余弟肇圖謀於余曰玉皇閣功鉅力薄難就  
徐俟來者若王祠可勉強新之也君其圖之余遂請  
於古唐尹王公令邦信董其事徧募達人君子有不  
給者余襄其成焉於是重建王祠而輝煌之扁曰濟  
世聖眞而壽亭祠錄迹甃飾一新凡此皆邦信之

紀之因述其事併宮之梗概勒之貞珉以示後云

西關書院記

董學禮

古者井田之制定黨有庠而州有序八歲入小學十五人大學萃民之秀異者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於以型仁讓而敦孝悌蓋鄉學立而義深焉矣我

皇上崇儒重道文教覃敷

御製訓飭士子文廣厲學宮遐陬僻壤戶誦家絃莫  
不爭自鼓舞以奮起於人文極盛之世固遠軼  
豐芑棫樸之化已司牧之臣不於此時昭宣  
上德以作養其人民何以稱厥職哉余承

簡命來守是邦一下車覽其風土人物輒以勸學興  
賢爲汲汲歲辛卯闢義學於東郊延師訓課歲  
具館穀膏火之資使有志之士及力不能行欲

脩者得受業焉願踞東南半壁召多者未

四境也復相度城西北隅議建書院一區生員  
武惟一等請以郭外通衢之所爲便而好義之  
士孟生宏祚者願捐地爲柱礎基余重嘉其意  
於是鳩工庀材構大門三楹中講堂三楹後爲  
諸生退息夜讀之舍復五楹庖湍門寢綜理畢  
具繚以周垣局以關鍵雖近市囂塵無與也敢  
請學行之士司教習於其中爲置拐河義田伍  
拾畝及店房餽直歲收其入以供廩餼而遠近

之翕然就學者踰踰濟濟遂與東郊等夫方城  
重地大乘聳其南潘水滙其北山川明秀漢廷  
尉其人興焉士生其間者績學植行殫心經術  
家脩而裕廷獻之資俾四方之采風而過者以  
爲此中大有人也觀於卿而知王道之易易庶  
幾哉余承乏茲土於茲十年矣生齒日以繁田  
野日以辟歲物豐成民咸安其居卽士之遊於

虞夏者采芹在泮名相屬也但以風塵未更

學途往來奔命之不暇無能爲斯院購圖書  
萬卷俱好學者稽古之一助心竊愧焉惟是編  
力師儒鷄鳴燈火講明而切究之庶不失古黨  
庠州序之遺制用以仰副

聖天子樂育人才之至意則幸矣是爲記

義學頌

有序

褚

岱

郡人  
貢生

昔國之建學也學宮而外有社學社學者以助學政  
之不逮也自社學廢而義學興義學者非國之制也



良有司之意也故義之也蓋學有官官所教者弟子  
員非弟子員不敢望焉而官亦無由教之也則學政  
有遺憾也寧不有以輔其未逮歟今 上憲每以建

義學相勸勉而能實見之奉行者無幾我 郡大夫

重公殷然念之而卜地于東關明沈侯遺愛祠之故  
址建義塾一區延師以訓民間之貧乏子弟又糜膏  
火饋粥不給令龍泉寺市廛地之稅並小趙河招

墾地之租以資之焉是不特弟子員力學致新

以內而未爲弟子員亦得踴躍茲誦于學宮以外  
昔鄭與人之頌國僑也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誰  
謂古今人不相及歟爰作頌曰建國先學閭塾並興  
窮欄之子有秀堪升古制旣湮黨庠不增嗟哉貧乏  
疇翼賢能我侯蒞止怒焉是矜卜地開基義校斯  
宏環山作障文筆當膺崇岡左秀潘流右澄雄州踞  
勝佳氣紛騰堂齋翼翼門垣就繩延師訓課童俊咸  
登饘粥鹽齏黃卷青燈宛然桃李髦也可蒸振我文

教我 侯之德並七峯泉白之峻嶒

重建明倫堂碑記

董學禮

自古帝王建學設教未有不以興民之行爲急務故入學齒師有其序臨雍拜老有其文讓善存長有其義凡所以昭示人倫之道設誠於心而倡導之使之習於耳目者熟而開其心志者詳則愛親敬長之心不待作之而自致此明倫

之堂所由設也歲丙戌夏 學禮 特序

命出守方城下車祗謁

文廟見棟宇傾圮宮牆剝落明倫堂僅存故址頽垣敗瓦且無一遺矣喟然太息曰此非守土者之責乎顧地曠途衝疲於奔命力詘未能驟舉每歲捐資設法大成殿櫺星門次第脩葺四圍墻垣俱加重築東西兩關創設義學經理粗具爰延博士弟子員而謀之曰明倫之堂廢墜久矣及今不圖將復何待乎諸君皆踴躍從事於

是倡捐樂輸集材木運磚甃卜日命工仍其舊  
基而構堂五楹焉經始於康熙乙未年之五月  
越今年丙申之四月訖工堂宇巋然締造堅緻  
落成之日諸生謂是舉所繫甚鉅不可以無記  
進而請徵文於余余竊惟明倫之爲義大矣書  
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言五品之倫天  
之所定秩然不可亂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  
賦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惟爲人所秉之性故

不好此懿德而親親長長動於天之不容已  
所強也是以三代聖王黨有庠術有序國有  
皆所以講明而切究之無他道焉夫觴酒豆  
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  
猶犯貴俗流失而世壞敗其端始於親而其害  
遂至蔑禮犯義而不之顧倫之不明豈正本清  
原之治歟我

皇上以孝治天下頒行

聖諭十六條朔望講誦遐陬僻壤家諭戶曉所以正  
人心而厚風俗者至矣羣黎百姓幸際承平之  
世藝黍率車以奉長上而士之遊於庠者登是  
堂而顧名思義束修砥行扶天常植人紀忠可  
移君順可移長將大倫昭揭於千古者乃能懋  
脩於一身其足爲邦家之光而增重於膠序者  
何如哉是爲記

東關義學記

屬官以鄉三物教民考其德行禮藝石渠閣白虎禮  
大會諸儒學校之盛上自漢始禮後鄉學修舉踵禮  
秀俊選造之法爲中正九等而教必肇於州縣蓋州  
縣司牧視士最親士材則教之升之不材則懲之黜  
之使不得與於其教昔南畿生徒每夜齋館燈燭如  
白晝唔咿之聲鉤然相傳禮禁愍督學時如此裕於  
南陽爲下邑而余少雖力學常以未與科甲自愧當  
此兵燹殘疆人文寥落若不設館延師振興貧禡禮



對之士慮無有輟耕浩嘆願學不得者余非敢儼坐  
羣比倡談經義然立規獎勸義不容已爰卜義學基  
於城之東關爲育才之地縱橫十六丈中蓋學室前  
後各三間西廂廚房三間前爲大門又前爲坊經始  
於辛卯之秋落成於冬夫卜基必於東關取其地當  
孔道烟火相望也剏造必多其廨宇與童冠之羣集  
焉於觀感也雖然課讀有所矣設飲食無資膏油不

奈何余復舉然思曰龍泉寺側有閒地歲可得稅

兩招墾小趙河王家地四十九畝六分佃人  
瑞經理歲可得租糧數十石記碑撥入義學  
助其有不足者余捐俸以成之自壬辰年開學  
延師朝夕督課榜白鹿洞學規於齋前余於朔望日  
必親詣稽察其勤惰且命題試其經書二藝以三等  
品第之率以爲常不令生徒出束修諸儀一一惟余  
代奉其師是舉也寒素免就學之費而百年收作人  
之益於古小學序教之道不無小補云

重建南城麗明樓碑記

董學禮

按州城宋末始建明洪武三年南陽衛指揮使郭雲脩築正德十二年知州郝世家始爲磚城外建月城四重樓敵臺備極壯麗自明季被寇四門樓櫓俱經焚毀南城樓滌盪更盡

國朝定鼎以來順治十二年知州陸求可稍爲修葺康熙二十六年知州劉珥亮重修故東西北三

門城樓棟宇粗具南城樓尙未就續也余以

康熙四十五年來守是邦甫下車周視城垣見  
南城一帶雉堞圯毀瓦礫匝地竊念是門位鎮  
離方當陽坐照而顧令頽廢若此何以起四境  
之生色乎卽以修復斯樓爲己任會四十七年  
淫潦城圯各處陸續捐修已竣乃具材木辦磚  
石命匠鳩工舉城樓而更新之訖五十四年夏  
四月而落成規制宏敞巋狀偉望南陽王文莊  
公修城記所謂壁鬱青霧樓絢丹霞庶幾復其

舊制矣形家謂是樓之建向明得位實啟文運  
因額之曰麗明取易離卦重明麗正之義也間  
於簿書之暇登樓憑眺但見士庶恬熙往來雍  
睦遠村烟火隱見林外是亦生齒漸繁風俗樸  
茂之一驗守土者不亦輟然爲之色喜乎是爲  
記

重修裕州儒學碑記

宋名立

三代以來鄉黨州邑畿輔之內莫不有學

蓋學乃造育人材之地風俗可由此而純教化  
可由此而廣人心學術可由此而正禮樂刑政  
以及文章道德無不可由此觀感興起於一時  
故今

天子紹統建極卽

命太學孔廟易蓋黃丸而於乾隆三年又復臨雍講  
學親行釋奠釋菜之禮實以學爲王政之首務  
治世之本原也裕州素爲名區經我

烈祖世宗之化漸摩仁義文教覃敷已非一日更當茲  
右文之世說禮敦詩士人無不欣欣向道期無  
負聖明之治而不自外於君子之林予自守土  
是邦幸際重熙累洽簿書而外深樂與裕之士  
人君子昌明聖道宣布

皇仁以盡予司牧之職而謝素餐之譏州舊有學宮  
在城之東北隅多歷年所漸就頽敗予當乙卯  
年蒞任之初瞻拜其下目擊心動因念史治之

首莫此爲急卽思有以新之然一州之中民社訟  
獄案牘紛拏予以迂踈之材官茲繁劇之地雖  
世無不化之民不治之事第當撫綏受事之際不

唯勢迫以不遑而力亦有所不逮是以周諸懷  
來旦夕不忘者匪朝伊夕乾隆戊午年諸政亦  
漸就理矣乃聚州之士君子而倡謀之首捐俸  
銀若干兩一時士民歡欣鼓舞爭趨恐後捐資  
助理者不惜其財鳩工任事者不惜其力歷幾



閏月計宋棟楹桷若干材庭除祀陛若干用金  
石絲麻若干數而成殿宇廊廡若干間匠者雕  
者巧者鐔者塑者繪績者黝而堊者丹且漆者  
若干工於是昔之頽者完缺者正缺者補漏者  
葺朽者易敗者起渙然而新改觀舊日越翼日  
甲午予率州士大夫用牲于廡乃頤士子而屬  
曰爾裕卽古方城之地楚材之盛由來舊矣孔  
子當春秋之日雖未得行道於楚而之荆則

之子夏中之冉有未嘗不三致意焉今百世而  
下廟貌宛然爾今履學地之恢宏當不啻昌平  
闕里也觀泮水之洋洋當不啻淵源洙泗也望  
殿閣之巍峩當不啻杏壇講席也瞻其主儼德  
容之在目讀其書儼聖言之在耳如是則爾之  
入斯宮登斯堂者不唯當日之車服禮器可以  
低徊想像而得之卽夫子之以布衣而生千百  
載之上迄今自

天子王公中國海徼莫不尊親爲學之士必從而宗之者無不可洞明之且曾子固云聖人之典籍俱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學而明之雖節文之詳有不可得而正心脩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古人斯言豈欺我哉是在爾多士無負此造材之地也予忝一日之長豈徒爲美觀乎無非欲觀風俗之成教化之善以及人心學術禮樂文章無一不臻於至純至粹之域

天子崇學重道治世爲政之盛心爾多至其各  
勉焉是余拳拳之意也至於學官之所以克成  
者寧予一人一日之力歟董是役者則有孝廉

王鋪貢士孟宏 蘇褚景良 監生賈心諫生賈盧  
慎先也 監視者則有學正褚君州判金君也 經  
營則仲春也 輟工則冬杪也 鏤列碑陰者不又  
有捐脩姓氏也已未二月州人士請記之是爲

記

西關義學記

宋名立

裕州西郊去城百武許有屋數椽是爲西義學也予昔初蒞裕學中之師以缺修金來控予笑而謂曰是學之設也何人汝之來教也奚自而今之所控者果爲誰也耶其人四顧茫然不語而退予因詢諸邦人得知地爲貢士孟君宏祚所捐學乃前牧董君諱學禮者之所建夫官其土而因設以學欲進民之秀良

者而爲造就之是實董君善政也使後爲牧者從而  
繼美焉則今義學之士不已大可觀乎乃董君歿而  
學日荒設教之地委諸蔓草學中之產沒爲私業是  
以廢弛日甚負笈無人館脩束贄均無所資此在董  
君夙昔之創建有不料其如是者斯果誰之過也歟  
予於蒞任之次年特爲捐俸屬貢生孟君重將學舍  
修葺完好其昔時舊產每年納糧之外所入僅存銀  
兩餘予乃爲之清理得拐河山頭陳家庄地一頃九

十畝零一分五釐四毫每年麥秋二季共得課銀一十五兩二錢一分八釐又爲除去每年糧銀五兩六錢五分復益得趙河街官房八間課銀六兩又招新墾地七十二畝五分每年夏季小麥雙合斗二石一斗秋季穀豆雙合斗四石三斗以爲一州俊秀執經請業之用選卜貢士賀君設教其中於是遠近有志之士聞風而來不一而足師師濟濟少長一堂予又

後如有舉季有考錄題榜振於茲三年迄今學

業者彬彬儒雅頗有功效而升之泮宮者亦歲有其人此較予初來之日已漸有興象矣使由是生徒誦習日更加精進則裕不患人材之無成而茲學亦不爲無益第予有感於董君歿後之廢棄而不能無望於後來之君子留心於是學以成董君之善政而大有造於裕之秀良也予故舉西義學之興廢而爲詳告之

重建魁星樓碑記

宋名立



魁星者世所謂文明之曜也其神職司科名盡  
凡通都大邦與夫彈丸下邑富於縉紳甲科之  
屬者 孔廟而外莫不崇祀斯神以爲士人之  
佑亦未有祀之而其地不以文章科第顯耀於  
時者雖聖賢之道不言鬼神然有一事卽有一  
神以主之冥漠之中隆其禮而卽收其效聖賢  
之神不爽毫末理有固然無或差也裕州當  
明之季舊建魁星閣於州城之東南兵燹之後

其闕之化爲荒烟灰燼已不知其歲月幾幾  
神光之的爍消歸於無何有之鄉者久不能  
與於一日昔之謂巍然輪奐者今皆凄然瓦礫

矣余治裕之三年喜士風之敦淳感科第之廢  
索思欲興起賢俊以彰文化因于黌宮捐俸謀  
重修之幸獲有成已而念魁星者實主斯文之  
曜余旣欲裕之士人咸以文章科第得與名區  
都會角勝爭先而于主斯教者不有以祀之則

魁光之所不照士氣自有所不伸且創建廢興  
有司之責茲閣之廢幾已百年今余守斯土不  
思所以興之亦非吾厚期俗士而新孔廟之  
意也於是倡諸州人聞昔有貢士褚君燕友屢  
謀建之弗果而沒今其孫景良欲成先志而力  
不逮余隨捐俸屬孝廉王鋪與爲之首更募而  
助之於乾隆四年夏卜城東南拓其地勢取於  
于山塹土于野于是工師匠伯陶人梓人治人

三月八日漢者繪圖者百工咸集各呈其能不數  
月之間而閣已聳然特立告厥成功矣余因念  
士生昭代幸際邳隆今

上文教所及英才傑士無不遭遇于一時而胡裕士

之讀書稽古砥礪磨礱已非昔日每當選舉

之秋獨未見有與貢禮部者豈非以茲閣之廢

而未建而文光因以弗顯歟自今而後吾知必

文運頓興賢才迭出將見奪巍科登桂籍者纏

綿而無已時他日余雖去裕裕之士人猶或逆而記之曰此自某守裕州重建魁星閣而始也則余不與有光乎是以勒諸石而陷置于壁

重修關帝廟碑記

宋名立

州署之北有關帝廟在焉考諸州志未知創自何時年已久遠雖備具殿廷而規模湫隘未足以肅觀瞻故每於春秋祭享拜獻之際人多踟躕不舒非所以昭誠敬也數年以來予當祭祀之日常思有以新

惠時與黃冠韓霄燦言及是事今年商民鄉紳以及  
潔姓諸人發心重葺於是而倡首者有人募化者有  
人樂助者有人共相趨赴勇往而前於二月二十日  
興作經始至八月十五日工竣告成共歷七閱月統  
計若干工計費銀一百五十餘兩重修得大殿三楹  
拜殿稱是西更配以趙侯殿宇三代殿亦整治若新  
門樓廊廡神像莊嚴無不輝煌華煥足垂永久予因  
思夫人生身所閱歷之境此心每念之不忘甚至有

沒而猶眷戀其地精靈時一顯露者此在常情猶然  
况以 帝忠義之氣直貫日月而不刊而於許豫荆  
襄諸郡皆爲當日威名所播攻守血戰之區舉凡功  
業所在不惟昭著于漢魏分爭之時雖歷萬世之久  
而猶如見其誠者故今薄海內外白叟黃童無不尊  
視而恐後乃今裕州之地東接荆襄北距許豫區區  
區區之內自皆 帝戰馬之所親臨精神之所貫注  
區區之內自皆 帝戰馬之所親臨精神之所貫注  
區區之內自皆 帝戰馬之所親臨精神之所貫注

區區之內自皆 帝戰馬之所親臨精神之所貫注  
區區之內自皆 帝戰馬之所親臨精神之所貫注  
區區之內自皆 帝戰馬之所親臨精神之所貫注

脩者乎宜今裕州之民無不興起於一時而新廟宇  
於一旦予今緣士民之請爲深嘉之而且爲後生告焉  
是爲之記

建脫脚河石橋記

宋名立

從來王者在上凡有利民之事無不舉行非必  
身履其地躬親其事爲之區畫經營而后民受  
其恩吏被其澤也蓋化行俗美小民無不體上  
仁民愛物之心而羣然尙德樂善好施以思利



濟於一時而民陰受王者之澤而不自知尔今  
聖天子化徧海宇九垓八極德澤詎濺仁政所及舉  
民間有關黔黎百姓行旅商賈者利無不興害  
無不去一時熙熙皞皞如遊唐虞三代之世卽  
親受堯舜禹湯之撫綏有不過如是者故近今  
以來四方風動黎民於變時雍雖遐陬僻壤小  
民亦知好善而慕義况乎通都大邑耳聞目見  
深沐聖化於無窮者有不同風丕變以求濟人

而利物哉今于吾裕見之矣裕爲宛屬大州地  
當荆襄楚豫之孔道城東去州二十有餘里有  
大河發源於某處俗名脫脚河蓋以行人至此  
有不能褰裳而過者此河名之所由來也舊無  
橋梁以濟行役雖當河乾水涸冬月冰凌之時  
人亦必跣足以渡若於春夏之交河水漲溢洪  
濤巨浪阻隔往來人之望洋而嘆者不知凡幾  
斯不唯行商服賈之人不能牽車負擔跋涉登

程雖有羽書飛檄鞅掌王事者無不爲之徘徊  
彼岍稽遲留連而終不能駕空踰越也予自甲  
寅之春來蒞茲土目擊其事深爲念之卽思有  
以利濟吾民而力有不逮存之于中已非一日  
迨至乾隆二年乃捐俸若干以爲之倡州有善  
士李大年者首任其事募財補助小民無不欣  
然樂從富者資以金貧者助以力趨事赴工不  
期年之間而長虹蜿蜒石橋已告成矣通計費

若干百兩第見民間居者慶于室行者頌于道  
往來四方行旅商販之輩咸忘前此留滯厲擗  
之艱而樂今日之周行坦道也是豈予之力有  
以致此哉皆吾民感

聖天子之化漸仁摩義甄陶於盛世故能上體仁民  
愛物之心鮮不人懷利濟而成此盛舉不獨行  
人賈客得沐其施而凡爲王事馳驅者亦不致  
有遺誤之虞則利濟寧有盡耶烏可不識之以

見吾民風俗之厚而彰

天子化行之普哉

十里鋪橋記

宋名立

從來斯民好善之舉鮮不感盛世之風化而興起者也今

皇上以仁慈之德陶鑄海宇小民身沐心洽淪肌浹髓於是革薄從忠知以利濟爲急每不計其工之難易而惟期事有益於世不計其力之能否

於中而不能以自已未有不旁觀坐視而樂爲

之爭先恐後也禮州十里舖在城西郊道有山

溪間阻昔建石橋以通行人年久河遷橋亦踐

踏頽敗每於山水陡漲人多有望洋之嗟余常

思有以遷大之而未逮州有姬文煥者於乾隆

四年夏欣然感發首而倡之余喜洽素心遂爲

捐俸以助孫標者更竭心力而募之一時州

民莫不勇往趨事貧富老弱不惜財物不憚辛勤擴而遷焉數月之內而工已竣橋已成矣嗟夫余爲一州之長凡事之有利吾民者無不爲分所宜興有害吾民者無不爲分所宜去則是橋固應有厯余懷者而外此將不能必其營心矣今裕民則若不知爲司牧之責而自深其已溺之情此其利濟之心非有感於教化之深而中自動于不容已者則胡今日之事不爲旁觀

之坐視而獨趨承弗替歟是不可不記之以爲  
後告也于是乃從州民之請而爲之記

火神廟碑記

宋名立

粵稽洪範所載五行爲夏禹之疇而火實居其次蓋  
以火固民生日用所倚賴其爲功於民者至重且大  
矣而其係諸灾祥傳之古昔者又不一而足故古於  
火正火出則配食於味火入則配食於心陶唐商周  
以及於列國其所由來者遠也迨夫秦漢又復有赤



帝之祠焉今之火神所謂炎帝者其卽秦漢之赤帝歟苟非大有功於民而爲人所宜祀胡以見諸典籍載之史冊者如是之彰彰可考耶今方城州境之東去城二十里許地名招撫岡者昔有火神廟在焉考諸州志未云建自何時是其神爲方城之民捍災而禦患者已非一日而民之所以祀享祭賽以致敬於斯神者亦不知幾何年矣第其規模湫隘彫劫傾欹夫以古今崇祀生民倚賴之神靈而實處諸荒殘甲

風雨剝蝕之陋宇甚非所以敬祀之意也鄉民  
熾燦等人者實發善心有志修葺但困於財力弗克  
有成于是糾合四方善信倡首聚會號曰義工竭十  
有餘年之誠心乃漸積白金幾百兩於某年月日經  
營伊始鳩工庇材拓其殿宇輝煌聖饜金碧重新共  
歷幾月而告竣一日請記於予思欲勒石以垂諸永  
久嗟乎小民之習莫不有始而鮮終使非有至誠之  
念存之於心百折不懈從未有事歷十數年之久而

能成之於一旦者今吾民於火神之廟自發心以來十有餘載而後克成厥功則此蚩蚩之氓誠心向善亦云至矣苟推是心而加諸倫常之內則於親而卽爲孝子於兄而卽爲悌弟於友而卽爲信友將無所往而不善焉則裕之風俗不已臻於淳化也歟予故深喜是舉而更爲詳告之豈特予其事之有合於籍而謂報功之不同於淫祀哉

祭城隍神捕盜文

宋名立

從來幽明之理本兩相藉以維持斯世者也神  
明之所不佑者王法制之王法之所不及者神  
明殛之故

朝廷設官以治民而卽封祀吾神以佐官之所不  
逮此所謂明有王法幽有鬼神也使境有好民  
而善良實受其戕賊是不唯官斯土者之過而  
吾神亦與有責焉今裕州之境正二兩月鄉民  
某某等家頻罹盜患匪獨劫其財物而復汙其

妻孥夫白名立守裕殫心竭力緝盜安民前後  
開案計經三十餘起而吾裕之盜風已絕息於  
境內者久矣今胡方城封域之內而忽來此魑  
魅魍魎名立聞之心傷吾民之受害而實切齒  
殘暴之橫行也故自踏驗以來懸以重賞委役  
訪緝歷今杳然未知羣盜來自何方遠颺何所  
是豈斯民過惡所積應罹此強暴之侵歟抑名  
立之化道有未善而致此凶殘之擾歟輟轉周

詳弗獲其解意茲衆盜之出入與其致此之  
倪必有不能逃吾神洞察者今神血食於是州  
實受

朝廷之封爵而保此一州之人民忍視斯民之受  
戕賊如此乎今更歷數月而盜苟不得則名立  
實無以自立於民上誓將從此請歸而去矣此  
在官且有以對吾民而吾神將何以謝責耶名  
立爲此虔具楮帛牲醴敬禱於神惟所默加佑

護俾得斯盜速獲而能盡法以懲以除凶頑以  
安良善庶神不有負於

朝廷而亦可以久托於封祀且官法得以益彰而  
吾神之威靈益顯否則神明之謂何而竟昧昧  
如是歟斯豈所以維持世道耶神其鑒諸

聖井岡龍神廟碑記

宋名立

聖井岡龍神廟建自於乾隆己未之歲距城二十有五  
里井卽在岡之上昔傳有龍伏內禱雨取水輒靈

切池裕伊歲值旱齋肅祈雨裕紳士爲予言之  
本於是果應期而雨次年之夏雨復愆期予仍  
并取水回騎之候赤日橫空惟覺西北間有微  
一縷起諸天末予初弗爲意也及抵城而水亦隨  
予接水步行送諸城隍之廟時炎威酷烈有不堪  
入寧耐者乃於瓣香告畢而忽清風徐來未幾大  
如注予旋署而甘霖已告足矣余於是始信聖井之  
有靈念其處於高岡之上恐爲穢物污褻遂作小亭



以覆之後每有禱必靈而覺斯井之龍神作福於茲  
民者大矣夫古有功德於民者卽祀其土以隆其報  
今龍神之功德有如是而可不思所以報之乎昔井  
岡之下有草庵一椽乃僧奉神龍之所去歲夏五  
復以取水至其處見其庵舍荒涼思易以瓦屋數楹  
建亭而高大之以報德於龍神而未宣之於口也  
之而得之後其鄉之耆老某等實發善心列名以  
人力任募建之事念深樂其與乎心

捐修以爲國事後得募金僅幾十餘兩予整  
其不足於用僧人亦私憂焉予命其緩以事之而

不必拘於時日也乃數月之後工忽告成僧以碑記

來請時竊心訝之及詢而知木石等物適有欲賤售

得價者故費不多而材足於用此成之所以出諸意

外也予因嘆夫事之成敗緩急莫不有天以定之其

憂思妄作者未必濟而守分待時者未必其終無成

也卽茲龍神以觀其潛伏於聖井者不知爲何年而

感應於禱雨者又不知始之於何日以歷年閱世之久而顯諸世也有時成其廟也有日斯固神之靈而人報德之誠有所致然胡不彰於前不彰於後而必在于今日者此蓋天有以定之雖神亦不能自主也而人之憂思妄作者何爲乎予故舉爲民告之使能各安其天焉而裕無不治之民矣今之建斯廟也寧僅爲報龍神之德而見禱雨之靈歟乃記之而付僧以勒諸石

天志卷之六下

詩集

明

遊羅漢山

許綸

爲尋民瘼一來遊  
陟盡山巒最上頭  
四面烟嵐從地  
拱一團青氣在空  
浮招提境界無多  
地羅漢傳來有  
幾秋  
極日天南雲樹渺  
五湖何處是杭州

訪莊隱士不遇

許綸

草堂常掩綠蘿關此地幽棲盡日閑  
賸有苦心窮古典不將清夢落塵寰  
穿斜日高低路樹接殘雲遠近山  
却笑宋纖勞馬岌丹崖題罷嘆空還

題扳倒井

于

謙

少保錢塘人

天相中興非偶然等閑平地湧清泉  
靈源應有蛟龍螯時出人問救早年

謁張廷尉祠

顧

福

汝南參政

曉出方城一駐蹕先生嚴像肅衣冠  
青山有廟名

泯赤子無冤死亦安直道曾匡王法正片言能濟  
又寬當時酷吏俱塵土獨許延評入史看

題扳倒井漢世祖廟

草池蜀人

漢帝中興日奸雄未滅時昆陽決勝負冰合定安危  
炎魄迴元氣官儀復舊規山河千載固祠下有豐碑

又

李如珪

執莽降囂事未遲山河重整舊征旗都緣天意存劉  
後豈獨人心爲漢思嚴瀨高名方見大伏波遺恨得

無私中興功業雲臺滿  
拔倒泉邊獨弔祠

又

劉魁

河朔親征日南陽  
杖策時千年奇會合  
數語定安危  
自是英雄見終成  
遠大規  
肅容瞻帝袞  
汲井洗殘

贈州守郝公修城

畢汝勤 泰政

登城風暑溽  
閱城見賢牧  
凌雉百尺面  
重樓三闔  
其禦雄劍闢  
環陡俯王屋  
高雲摩空飛  
民舍次鮮  
明豐勃神三嘆  
拂塵讀偉哉  
咏哲人禎國裕之

陋忠貫金石得民興土木周公營維心方叔城朔  
千里慮萬全大厦材百足方城山巖巖堵陽水漉漉  
悠然謂合德清風與之颺

挽忠義詩序

郭

楠

郡人  
祥生

昔盜起戕虐中土里盟邀擊寺僧與焉厥勢猖獗與  
持不利敗死者二千餘人僧源輩三十有八及其逼  
城也城卽陷焉二守郁公死之公進士先任刑部主  
事不幸謫裕志在全城而未遂卒以身殉之源輩禪



流挺身民難一舉趨大義也嗚呼公可褒源足尚也  
先是公以觀風至此遺作寺僧存之縉紳至者讀之  
莫不感涕詢及後僧復得源義並有挽作僧進等雖  
已收錄處士郭鉞慮其歲久或失復謀勒石嗚呼公  
之忠僧之義得以炳烺于無疆矣處士之功真是尚  
哉寺壁舊多題詠其諸挽作多用其韻諦求其意亦  
或相攝從其先後刻存庶觀者有以解惜也其不以  
若韻爲意者亦皆一時市隱君子登遊雅况不暇

祭義僧

祭義僧彭源文

李元

巴亥巡按河  
南監察御史

維靈棲身幽遠立教空禪人有五倫爾輩莫全狂賊  
矣主衆咸竄奔卓哉義僧是爲彭源率領僧兵勇奮  
誓堅正氣所激不共戴天三十餘僧同時死焉千江  
月照同一光圓金剛不壞日萬斯年予奉 上命道  
經龍泉薄陳香果用告靈筵義僧有知鑒予哀言

挽詩

蜀

人監察  
御史

往年中原寇起焚劫郡邑守備守土者聞風而遁龍泉寺僧彰源者乃集衆拒敵而死於平可以義名矣世蒙國家參養者寇至則全身遠害寇平則冒功受賞聞此僧風獨不媿心也耶因詩以發其幽馨

滔天虐焰起寰中千里人家一炬空野店荒涼無吠犬頽垣寂寞有鳴蛩當時盡作全身計今日翻收燼額功獨有龍泉僧死難禪林夜夜哭秋風

予禪服北上少憩龍泉寺聞義僧彰源拒賊事

感而賦此

徐文華

提學副使

仗義驅徒敵賊兵奮然誓不與同生而今爛爛丹心  
在留其禪林夜月明

感義僧之事次徐

東岩壁  
上韻

安

磐

翰林  
修撰

白日昏風動賊兵擲空禪杖亦忘生可憐劫化金剛  
血短草靈光夜夜明

弔郁二守亮之

王

翊

都御  
史

兵燹餘三月睢陽力盡時專城生却走別駕死真奇

旅櫬關河遠孤忠天地知東風回夜曉野草寄深悲  
悼郁亮之年兄死節且乏嗣壁間舊作宛然感  
而賦此次韻

閻

欽

河南  
僉事

孤忠堅自許直節久違時罵賊言猶在捐生事亦奇  
不聲如有恨天道竟無知春寺憐遺墨相看花鳥悲  
弔郁二守

張

經

古宛  
知縣

昔日羣兒竊弄兵大河南北少堅城包蓋元老顏何  
辱罵賊惟公死有榮勁節已知懸日月孤忠應可賀

如君生死真無愧，千載猶能起懦風。

弔義僧

龍泉寺下暫逃禪，傳說彰公死可酸。  
衲子忘生捨皮，鼓專城惜命愧衣冠。  
水聲斷續川吞恨，塔影橫斜地擁蓮。  
一點真靈何處覓，月芒潭底自生寒。

哭郁蘭洲

賈信

郡人  
訓導

太平慨想郁蘭洲，兩地心情未肯休。  
楚水古祠悲野鳥，吳山荒塚暗松楸。  
精忠烈烈昭今古，大義堂堂貫

斗牛千載英靈應不泯  
滿天風雨恨難收

挽義僧

任應元

鄆人  
岸生

羣僧死義幾經年  
直氣常噓草木鮮  
時有野禽啼夜  
月教人修補大家天

題雙忠祠

唐成王

方城賢佐一醇儒  
世運多艱見丈夫  
報國寸衷期鐵  
石呼天壯氣貫  
星樞身垂虎口  
顛危甚命等鴻  
毛忠節輸赫赫  
功名光史冊  
朝廷旌寵媿  
奸諛

遊龍泉留題

賈

明

務知州  
都給事

人帝泣擁行旌十里雲  
山此愴情今日朱旛慚  
蒼苔  
苦早時青瑣愧陽城  
翹瞻燕樹迷春思回首  
江濤入  
夜聲蹀躞不堪南又北  
倦飛何日羽毛輕

遊龍泉

汪洋

訓導

雲鎖吟峰樹鎖亭  
閑鷗又舞下西汀  
老夫這裏尋真  
樂世事輕于水上萍

予北上因携龍泉次韻

畢

張

郡人  
行人



馳逐紅塵路聊息過石泉松雪一逕入樓閣半山連  
素壁名流詠青山不老禪何時對鷗鳥林下一蕭然

送陳某致仕終養

李坦

解

中州自昔多名士易水寒氈見一人伊洛淵源原有  
派古燕桃李盡生春夢回鄉國增遐思興在雲山不  
津歸去萱花開正好松醪初熟綵衣新

又

楊

炎

監察御史

二  
勤歸心掛冠遂初志  
簪組爲誰榮田園有海致

只此去就間酬盡平生事

遊普濟寺

許綸

八年無暇寶泉謀此日登臨極勝遊  
月影一瓢僧汲井金聲滿座客輪籌  
烟消黛潑山堆髻花落紅流不  
滿洲自是此中消俗慮不妨半日破民憂

遊維摩寺

沈從雲

石磴千磐鳥道斜西來山勢盡嵯岬  
松濤濕瀉遙疑雨桃塢嵐生半是霞  
俗客可容參四果遊仙只欲採

三花靈巖別處空搔首縹緲笙歌子晉家

早出城東

許天叙

城闕明初日村墟試曉烟亭陰梅作雨溪合水平川  
露濕桑麻氣雲蒸禾黍天野人逢太守控馬說豐年

遊張隱士池亭

吳阿衡

郡人  
進士

羨爾爲園事事幽開雲種樹綠陰稠亭花過雨晴相  
媚池水涵天靜不流在壑自憐成小隱乾坤誰識  
虛舟尊前時復來笙鶴不用尋仙緜嶺頭

心山莊隱士藏修處

杜

謙

郡人  
進士

遺猿聲第幾重  
半天藜杖夕陽峰  
清時難起烟霞  
長日空遺石壑踪  
碧水一溪秋泛月  
綠蘿千尺曉  
凌松尊鱸不待秋  
風起洗耳懸瓢尙可從

扳倒井

劉成治

本州  
學正

白水村前王氣濃  
源泉不隔海雲重  
巨靈忽漫迴坤  
軸立飲長虹起六龍

遊普巖寺登主山及半而止

張美含

歌  
進士

鶴影山頭飛亂葉  
篆烟閣面拂香雲  
佛燈靜夜光  
漢斷續鐘聲天上聞

又

張美含

恰到中峰屐齒收  
非關老怯倦清遊  
路逢險阻  
止何事置身最上頭

青霞館

前人

高館清流外  
薜蘿一徑斜  
氤氳吹不散  
滿院

銘

傍江流江流日復東清風江上來不玩披

張三丰書鍊真宮壁

惜得惺惺學得癡到無爲處無不爲兩腳任踏塵  
去一心只與命相隨眼前世事只如此耳聽風聲  
不知有時四大醺醺醉笑問青天我是誰

大乘寺訪朱郡丞

朱大賓

太學生  
臨川人

法界浮花雨香臺印虎踪春秋深古殿晨夕得孤鐘  
覆檻幽宜竹當門老合松不妨元度過杖履得相從

國朝

扳倒井光武廟

戴明說

分守道  
甲戌

方山楚國障倒井漢墟林大樹瞻王氣甘泉沃帝心  
識圖叶鳳質涕淚記龍陰猶剩殘陽碣絲綸勒狩臨

舊縣見昆陽遺址

戴明說

崛起褒衣後真人此地昌客星加俎豆帝宿衛陰嬰  
梅樾射罅穴花糴雷電場年來殺氣盡買犢履湯

遊武當山

陸求可

欲刪官况託名山，雙屐聊乘一日閒。  
人倚危巒攀帝座，岩懸文豹出雲間。  
青藜謾借仙人杖，紫氣常浮靜者關。  
賸有峰頭明月上，鶴笙縹緲夜同還。

遊大乘山寺

陸求可

正是千山雪滿時，簿書拋却一尋之。  
興豪却喜僧容酒，句澁深慚客索詩。  
松閣淒清雲欲戀，石房寂歷月來遲。  
夜深謾對梅花笑，枝上幽禽總不知。



訪隱士不遇

陸求可

特向深山訪隱淪三年踪跡未沾塵  
長風送我千峯頂落日留君一角巾  
苔洞月明蒼虎夜草堂雲暖紫芝春  
仙人多應朝天去半嶺惟聞笙鶴音

登小頂山

關宏異

層巖梯步抵崇巔景象天開越萬千  
玉闕金光輝漢上石公履跡插雲邊  
蒼髯老植誰知歲紫氣時浮不

酒向澁深慚客索詩松閣淒清雲欲戀石房寂歷月  
來遲夜深謾對梅花笑枝上幽禽總不知

訪隱士不遇

陸求可

特向深山訪隱淪三年踪跡未沾塵長風送我千峯  
頂落日留君一角巾苔洞月明蒼虎夜草堂雲暖紫  
芝春仙人多應朝天去坐嶺惟聞笙鶴音

署居雜感

陸求可

傷心淚不灑堅刀忍鍊吾才酒量愁偏長詩情病愈開

調琴釋我躁尋藥拯民灾愁聽農人泣兵來禾枉栽  
奉委清丈

關弘異

州判

荒田接軫熟田稀撥草尋坵行文遲掛漏那堪身代  
過權苛豈忍下叢悲滿前鹿戲皆因寂塞耳鳩啼總  
爲飢傍晚茅棲風雪夜殘村難覓禦寒醜

登小頂山

關弘異

層巖梯步抵崇巔景象天開越萬千玉闕金光輝漢  
上石公履跡插雲邊蒼髯老植誰知歲紫氣時浮不

烟戀勝欲留身未許拜墀心祝二親年

送州尉沈君僑寓葉縣

顏之聞

大州

飄泊西風客思哀丹楓吹葉點離杯共憐歲月愁  
度散聽關山笛裏催花縣好尋仙令去并州莫作  
鄉猜棲鳥繞樹悲難穩却羨飛鴻任往來

巳巳九日裕州刺史潘挺翁先生招同楚中郭  
九儀閩中蔡其廣諸子讌集城樓

顧瀛

登高誰作賦結伴試攀躋飛蓋潘輿出彈棋謝局橫  
黃花仍北看白雁去南低一片秋聲外清砧何處聞

水簾巖

丹霞三十  
詠之三

張

素

郡人  
歲貢

倚岩看鳥疑翻霧對月窺簾似貫珠怪殺雙釣掛不起春風時送到山厨

話樵亭

張

素

郡人  
歲貢

不是狂夫愛話樵舌鋒闕盡壯心銷同他幾句忘機語南北山頭好共招

半砦

張

素

岩壑平臨上下分藏身稍喜出塵氛  
濯花半引峰頭水當戶全收磻外雲

黃石仙踪

董學禮 州守

縹緲山頭訪葛仙，高梧修竹幾經年。  
灰餘劫火留丹井，松起寒濤撼碧天。  
步斗壇空馴鶴舞，朝真人去躍鱗旋。  
萬尋蒼壁曾題字，誰到崆峒識偃佺。

雲虹烟靄

林巒烟景接平橋，翠靄虛無淡欲消。  
雲薄曉光分遠壑，村含霽雨帶新潮。  
鳥衝元氣依天去，虹飲長流勝地遙。  
處處春村靜夕陽，井邑暮炊饒。

普巖嶺

山寺懸巖詰曲深千章古木氣森森際天碧色雲無  
礙且嶺清陰日不侵螺黛高攢瞻佛髻綠莎明淨  
禪心鐘沉梵寂悠然處疑是人間祇樹林

羅漢晴嵐

韞玉含輝豈偶然馬鞍山色倍多妍黛光不借春初  
草嵐氣常籠霽後天嬌潤那思摩詰畫丹青何必  
家船應知自有鐘靈處不在金光舍利圓



秋月同友登大乘山賞桂

董學禮

裕州知州

秋風謾謾秋衣輕策騎蹠蹠山中行  
松根插壁石徑仄叢篁磴道山雲平  
巘岈矗矗峙天表空翠微嵐傍馬生  
灌木森羅橫古刹沉沉隱隱鐘磬聲  
寺中老桂不記年幹如鐵石枝參天  
香種西方祇樹國花開月窟廣寒前  
金谷豪家錦步障給孤長者黃金錢  
囊香穗滴秋露雪落蜂飛迷曉霧  
久坐濃華透綺

躡身惹龍涎  
呼茗啜酥調  
具象黃甲煎

成座客發高興則吟拍手花堆  
靜振衣飛散滿城香

喜雨詩

宋名立

我來裕州今五年保赤無方慙  
仰俯私幸頻年  
秋顧彼郊原稱樂土春來龍蟄抱珠眠  
麥秋不  
羊舞忍使吾民虐旱魃虔禱山靈及水府  
憶昔  
鬪兩雄試假餘威驅猛虎蛟螭激起碧潭空  
倒捲  
河作霖雨雲奔電掣走金蛇澎湃風濤摧萬努  
傾

通宵邱壑盈到處歡聲起農父從此秋聽擊壤  
有西成高廩庾撫膺自笑竊天工膏澤黔黎牧  
前賢堪信不吾欺仕有餘暇期考古

古陽庄水田紀事二十五韻 宋名立

沃壤不畊鑿千載仍廢土所以發育功大地賴人  
我來赭陽吏濫竽慚仰俯嗟匪治世才寸縷奚所  
惟於民事急春犁課煙雨驅馬記古陽青山笑  
下穀步林麓坡陀愛松鳴溪聲瀉素琴鳥影沈

曉曉誌文麻行歌起樵豎一徑入幽雲  
四詩待  
嗚呼此膏腴棄置委宿莽歸取薄俸錢  
酌墾田墾  
深溝帶新阡方塘陳舊籃播種咨老農耕牛租水

反草歲再三薨耨互交午秧針極目齊  
野畦青可  
高下鬱葱禱香杭收穫普顧謂野田夫地材須白

力作始有秋游手終貧窶視我所蓄畬荒擲幾  
一朝闢草萊翼翼滿倉庾慎勿耽嬉遊努力事  
勞苦教慙慙媿弗取民煦興作不忘初此心差

躋爾衽席安後賢希召父

次古陽庄水田紀事原韻

褚侯藻

學正

堵陽境環山百里得平土巘屹衆峰列宛如湊輻輔  
東南面大乘萬仞直下俯原隰聚居民力作饗資  
時至急農功春煙耕夜雨古陽當山陬曠濶了無  
賢侯昨循行停車憇崗塢愛茲村景佳醺觴醉飛  
野老扶杖觀牽衣携童豎千章夏木陰高柳縈  
下步林邱沃野生荆莽迤邐泉水滂堪度

灌漑引田渠收獲看充實健力藉耕牛賣劔買烏牛  
耕課薊耨勤畝暑不避午阡陌望畝斜平鋪綠無數  
彈指報西成信哉地利普瘠沃實隨人情農焉足取  
千倉萬箱盈誰復嗟終窶視此一區田規彷彿殊古  
驟不開荒原穉稔積中庾卽今九月初看漸築塲圃  
禾稼慶豐年農人樂喫噉食德念由來循吏親字撫  
方城擊壤歌同聲戴召父

喜雨歌爲裕州宋刺史賦

江化雲

桐城人

四月方城稀雨澤農趁晴和爭刈麥麥收甘雨尙愆  
期郊原日射龜文坼宋君刺史念民艱步謁琳宮虔  
禱索虎借南山白額威投向澄潭老蛟宅我聞此法  
蘇公昔時曾用之今日何人從考覈乘龍驚起作波  
濤洒徧長空飛霖霖黑壓風雲雨驟來夜半天河懸  
倒瀉十日峰披玉女衣極目溝渠吹浪白萬民爭  
笑官賢四野農歌駕犁輓黍禾播種知有秋好看  
新穀

一賦一長吟  
忘却飄零身在客  
明日看山倚杖黎  
霽寥天留寸碧

古陽庄水田紀事次韻

江化漢

三政重民生  
稼穡辨厥土  
治野掌司徒  
實爲邦國輔  
俗吏嘆心盲  
儼如蟄虫俯  
粵稽古賢才  
造物藉紉補  
棄置事鉛槧  
用時作霖雨  
經世本詩書  
治術方有主  
宋君守方城  
惠澤徧村塢  
政教視今人  
雲霄一毛羽  
仿古勸深畊  
辛勤親牧豎  
告我關水田  
離城路十五



幽泉搜雲根高阜斫榛莽昔嗟瘠壤荒今比周原臚  
我昨過田疇方圓如簋籩籬落啄鷄鶩乘根眠犍牯  
鳥語哢間關松陰映亭午蒼翠擁柴門遠峰堪歷數  
俯首羨農人村居樂何普始識天地恩大利不禁取  
作息能自勤那復憂困窶啞然嘆迂儒皓首考終古  
朝夕寶硯田謀生缺釜庾經濟抱虛懷悔弗事農圃  
須知刺史賢愛民如子煦闢壤道畊鑿勞心以爲撫  
不愧蕭世和相看號慈父

喜雨歌

褚侯藻 學正

澆泥急雨連旬日野田膏潤如新櫛芑芑禾菽匝

濃綠千村透迤出芳郊澤渥謳祝多到處歡聲

銜術喜邀福貺謝神慈羅列馨香薦芬苾循良慶

記前時古法新傳誠罕匹步禱空山龍井漉深碧澄

渾黑如漆驅來虎骨鬪蛟龍頃刻風雷起泉室波濤

洶湧拔空來河伯陽侯憑吒叱大霈甘霖飽一州頌

稱渤海方盈溢使君喜雨紀詩歌直與坡公齊妙筆

陽春索和幾聯吟珠玉揮毫滿細帙朝來爽撲西峰  
高天半空青浮翠嶺爭懷賢守沃恩深好協天星箕  
與畢自來吏蹟重南陽肯使虐慙恣狂獮

前題

侯肩復

睢州人

我昨快吟喜雨歌愛公文雅侔髯坡今見鈴閣排長  
句細調新律諧雲和時逢中夏小憂旱禱雨方當五  
月半思平岩壑蹴風雲鞭叱曾驅猛虎慣幾日前曾  
記獵來束縛皮骨何雄哉盤渦擲入激生怒濤然

龍迴波翻雪浪霹靂出霧合蒼茫雨絲密始  
入夜洒輕塵繼且盆傾澹旬日共訝祈求長有神  
識公原師古人折簡賓朋作高會紀事那嫌詩草  
和章傳讀江君稿座中嘗識龍眠老契同聲氣樂  
遊托跡無如此州好試看東陌與西阡薦新戶戶  
炊烟塲麥飽打已盈囷秋穀看書大有年

前題

謝一聰

明公五載蒞方城視民如子政和平十風五雨期不

爽民物熙熙倉廩盈今夏忽遭旱魃虐公顧郊原慄  
不樂縱橫田野裂冰紋忍視苗爲烈日灼爲民請命  
禱神靈龍蟄深潭驅虎搏星光入夜一時收雲翳漫  
空結烏幕雷轟電掣兩雄爭天河傾注甘霖灑曉來  
禾黍長精神陌上清流奔入壑我乘朝爽恣遊行處  
處歡聞擊壤聲聲太守恩澤溥格天爲我致秋成  
可嗟往事憶日觀禾苗百里成焦土凄絕天高呼不

官衙方自酣歌舞縱教祈禱禁屠沽雨澤不至

何補誰似明公保赤心  
虔祀山川獲神祐於戲明  
爲政多法古循良治蹟聞  
九五四海蒼生望澤殷  
向朝端作霖雨

前題

賀修士

本州人

時維仲夏神祀祝融旱魃爲虐  
蘊隆蟲蟲密雲不雨  
愁竭三農早將日甚我公憂冲  
爰籲上帝用禱蒼穹  
豎望海若虔祈龍宮靈祠步禮  
靡神不宗遍核方術  
師法坡公投虎東湖谷嘯生風  
精魄躍出蔚乎文炳

牙爪其威虓闕其猛金縷其鬚白額其頂沉入深淵  
遊魚息屏浪駭波驚潛龍頓惺渡河甫去甘雨爲詩  
伏蟄起聞兩雄怒逞風雲驟合有滄萋萋盆翻如注  
興雨祁祁旋盈溝澮綠野雲迷旣優旣渥亦耕亦耜  
白叟黃童歌謠祝之公曰不然惟神之佑况此成規  
蘇髯之舊聊復效焉翼以傳後從此屢豐民生以厚  
矣曰休哉無疆爲壽

前題

劉志公州人

我公守裕今五年，心不愧節與俯。撫字丁寧惠政，  
多官齋清肅民安。上畢宿春來，避月華。倏看肆虐，  
人舞四郊隴麥望甘霖。我公徧禱神靈，府水澤蛟龍，  
蠶不醒彷彿前賢法。用虎虎骨方投聖井，潭風震，  
雷傾靈雨萬竅長空天。籟鳴徹夜風雷急如弩，田  
沾足起枯苗。士庶同聲稱召父，從茲秋稼可如雲。  
萬倉箱堆廩庾方城轉眼慶豐年。萬姓生成托公祐，  
喜雨亭記傳眉山公詩堪與垂終古。



前題

傅煦 州人

我州刺史恩澤溥視民如子聽常俯殷勤數載課農  
桑頓使薄田成沃土甘棠種遍綠陰垂偏翻麥浪  
前舞人事天時雨不遺百里賢聲動天府昨時行  
出方域射殺深山雪毛虎公堂讌罷慶方終朽骨  
教用祈雨碧潭深處闔潛蛟風雷奮發錢塘弩波  
雲湧沛甘霖喜雨新歌成召父四郊霑足德澤深  
看秋成穀盈庾歡聲到處起謳吟我公不有歸

眉山政蹟傳徐州轍合何分今與古

前題

陳中載

州人

憶昔公初蒞茲土士民爭迓如環堵共擬龔黃卓魯  
傳惠政誠然難蒸數五載民風已不蒸黔黎比戶歌  
寧字今歲春來雨澤稀翹自雲霓究何補賴有循良  
撫字憂興方新試闕龍虎風雲激浪勢奔騰萬里長  
空震雷鼓傾注洪河瀉不休連宵灑遍滂沁雨老農  
扶杖步西疇兒童拍手爭相舞麥秋贏得滿倉箱賢

侯惠我仁恩普安居從此樂方城盛事傳傳可譜  
喜雨長歌自紀詩陽春調絕高終古載慚小技負離  
蟲學向邯鄲趨步武賦就巴音頌太平貯看褒書錫  
州王

前題

孟觀民

州人

赭陽久戴刺史賢神明不啻清鑑俯比戶人沾保赤  
恩平原澤潤無焦土民安咸頌政刑清歲登每見兒  
童舞雨暘時若樂昇平五載甘霖興水府仁惠徵無

入境蝗循良兆著渡河虎春來旱魃笑無知麥秀方  
城嗟未雨我公虔肅禱澄潭轉軸波翻迅如弩須臾  
浩翰足田疇四野歡騰呼召父料知從此慶秋成早  
作綢繆葺儲庾公今錫衆米如珠乃言神力托天祐  
功歸造化德歸農一誠撫字惟存古

次韻古陽庄水田詩

侯肩復

世業本沙堤五年蒞茲土家學邇淵源作牧繼前輔  
四野仰循吏一時咸首俯斯民休息餘太澤非小補

憶昨憂旱初虔禱沃甘雨轉眼獲食新撫字幸得主  
側知古陽莊溪聲繞竹塢地僻景多幽水翠翻輕羽  
田徑逐人來農歌唱村豎彷彿過南塘山橋尋第五  
泉脉濬可渠忍使蔓荒莽刺史分俸錢頓使田原騰  
利濟切斯民香秔佐朝簋春雨潤土膏深耕聞叱牯  
權程慶秋成晚餐詎過午排門困鹿高一一堪指數  
爲念造化功乃資人力普斥鹵變膏腴汗萊各有取  
朝夕事耕耨自可亡窮窶幸值使君賢吏治出千古

以隨書連床新詩富庠庠吁嗟江子詩意復  
復亦硯耕人望歲懷媪煦顧愛此州佳信能以恩  
不見隴畝間謳歌遍農父

一 泉巖瀑布

賀修士

立泉百尺破林霏直瀉銀河下翠微天矯懸空翻匹  
練奔騰絕壑灑珠璣聽來鏗鞞常驚耳散去天花欲  
濺衣唯愛蒼松最深處亂飄晴雪落斜暉

釣臺秋月

本州王 錫

水清沙白晚煙浮落木蕭蕭下碧流月擁冰輪潭影  
靜星橫銀漢夜光收何來羌管吹商調憶昔漁竿起  
白鷗徙倚高臺思把釣西風添我鬢邊秋

宿大乘山寺

宋名立

良社勞人未許閒昔時幽興笑全刪偶教身托鱸魚  
地猶自心存簿領間萬壑松濤清客夢一庭霜月冷  
禪關朝來又叱輪蹄去山水應憐作吏艱

弔龍泉寺義僧

江北漢





觀其事歌以紀之

賀修士

窮黎本無告胡堪炊斷煙哀此笑獨者誰爲事惠鮮  
我公噓寒谷不惜清俸錢博施虞難繼感發咸爭先  
紳士樂輸將商賈亦量捐困鹿積米高鰥寡群歡然  
已未仲冬朔賑給隍廟前白髮扶杖趨黃口劔負肩  
盲者步躑躅跛者行顛連問渠何所之領米度殘年  
或以破帽盛或以鶉衣纏或以囊橐貯或以筐筥懸  
天以百口計小且幾盈千雁戶忘流離果腹飽亦饒

一月六周繼定期不改遷唱名按甲乙遠近  
我公再造恩含哺頌二天賢能主其事顆粒無遺  
以此播鄰封霖雨遍桑田以此著政蹟高出循良  
善政垂奕禩成規知相沿異代被膏澤一時流管  
拊膺媿腐儒弗能珥筆宣短歌當實錄寧同虛譽傳

遊大乘山寺

江化澣

綠瘦紅肥到處春穩扶短杖縱閒身空山機息鷗親  
客野徑花香蝶趁人樵荷亂雲歸嶺麓芥聽清磬絕

囂塵他年擬共山僧約來縛團瓢與結鄰

過聖井寺見其修葺落成賦二絕句寄大乘法師

清源方丈

宋名立

彫殘古寺幾經年重見飛花雨講筵莫道刹竿興

易三生應有舊因緣

寺从頽敗予爲驅逐俗僧清理田地今得復興

居然開士一香林猶記當時蔓草深大小法乘方外

事鐘魚禪板靜人心

遊大乘法師寺次江汶川韻

桐城人

方道南

落花對燭煖春幽居爲羨老僧身乳鷲出谷多  
芳草填階少過人門掩松杉深有徑堂開雲水  
無塵懸崖疊嶂撐空立猿崖終年許作鄰

過維摩寺

宋名立

州守

空山盤絕磴憇馬叩禪林樹接千章合雲流萬壑陰  
廢興異今昔幽靜豁塵襟爲囑浮屠侶毋虛舊日心  
是寺昔年予爲逐滯僧  
更換住持今得復振

遊黃石山作

侯肩復

鐵鎖攀緣向玉臺千盤鳥道倚雲隈人依上界曾常  
濶身到諸天眼自開嶺脉南通臥龍去峰形西抱伏  
牛來吾衰猶健登高力爲喜山靈接引回

過聖井岡題龍井一絕

江化澧

高柳方塘繞梵宮靈泉龍護窈然空誰知一勺會瀉  
淺却待爲霖補化工

裕州志卷之六終